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七

吳興姚

鉉

纂

碑九摠七首

使相三

唐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神道碑斐度

唐檢校司中書令咸寧郡王渾瑊神道碑權德輿

唐司中書令許國公韓弘神道碑韓愈

節制四

唐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扶風郡王馬璘神道碑常衮

唐贈司空范陽大都督忠烈公李楷洛神道碑楊炎

唐贈梁都督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神道碑張說

唐邠寧節度使史孝章神道碑劉禹錫

唐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斐度

惟天錫成命於我唐保茲國祚生此人傑則西平王李公其是乎不然何覆暴如風振槁葉戴君若鰲冠靈山橫流之中一匡而定公諱晟字良器其先隴西人後徙京兆曾祖嵩皇珉州刺史祖思恭皇洮州刺史贈幽州大都督考欽皇左金吾衛大將軍隴右節度經略副使贈太子太保代有名跡雄于西土公幼好學學不爲已及讀呂張孫吳之書慨然有經邦濟物之志未弱冠遊秦涼間元侯宿將見者咸器異之乾元初嘗客武都值酋豪以缺守藎亂殺掠平人公與所從十數騎馳而射之殪其爲魁者餘黨遂遁寇所虜獲積如丘山公一無所取椎牛醢酒享士而去邦人感服具狀以聞特拜左清道率飾以金紫特朝京師自獻方略屬裔夷紛擾有土急賢河隴將帥相繼表用歷二府右職所至常以才謀爲其委重累遷至光祿太常卿階爵在第一品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懸識虜能周知地形應變不窮有奪有待驥驟庭而莫展雲出岫而斯飛代宗徵以左金吾衛將軍爲神策兵馬使屬

羌蠻犯蜀朝廷濟師命公督禁旅絕棧道而往救焉公銜枚過險出賊不意連下堅壁遂誅首惡還授檢校太子賓客且復舊職建中二年田悅以魏叛德宗極意致討悉起徂征以公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與河東河南等道諸軍合擊公濟河而行能以衆正及破洹水陣解臨洛圍轢魏屬城抵燕通邑其摧鋒衄銳皆先羣帥而寘力焉遙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厥功未成聞賊泚肆逆皇居失守西嚮慟哭載馳驅行及代北授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公提孤軍募散卒拊循訓勵以達行在值懷光中叛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餘如故尋轉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使管內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公固守渭城決平秦壘調食制用先發我私指甘攻苦皆自我始每一言一誓聲淚俱發勇夫義士感而使之蔑不濟矣時自雍而東延于汝洛震於河汴所在征鎮亂掠相從公介巨盜之間使聲援斷絕立成師之法致號令嚴肅蒐捕十旬拍揮一舉

乘墉壑而通軌道磔梟獍以清宮禁俾九市三條無輟肆之驚無
秋毫之犯羽書速告鑿輅爰歸廓氣稜爲祥光攄憂憤爲喜氣詩
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斯之謂歟考古視今論功稱忠者多矣若
至危而安至難而易卓犖跨邁如公莫儔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
兇孽未寧邊防猶警歧下任重乃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
度觀察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加食邑
實封至一千五百戶公名懾戎王政和藩部始至而生植少安而
訓齊逮四載賦輿十倍其初會課入輔拜太尉中樞如故人或謂
公勲望已高寵渥已極宜從容頤養稍稍遜避公曰不然人臣外
則盡心若止偷榮孰爲且哲故每承帷幄之間則言咈無隱理奪
不回大指以東夏可平西陲可復或已行而事終不顯或未用而
身遽不遺以貞元九年八月四日薨于位春秋六十七德宗撫几
哭於別次自都邑達關畿無士庶無老幼皆發哀相弔則曩時安
人戢兵之德可謂浹於元元之骨髓矣冊贈太師賻贈加等以其

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高陵縣奉正原鄭國夫人杜氏祔焉自捐
寢至安宅皆上所辦護中貴反覆萬情所奉如不及焉嗚呼以公
之靜難扶傾不言所利雖存歿極位始終殊禮而天意若曰其福
享未至故迤延於後有子曰愿故檢校司空河中節度等使贈司
徒五列雄鎮三爲上公曰聰故光祿寺主簿曰愬故太子中允贈
兵部郎中曰遜左神武大將軍贈洪州都督曰恕故光祿卿贈右
散騎常侍曰憑故右威衛大將軍曰憲檢校左散騎常侍嶺南觀
察等使進因貴胄達以善政曰愬故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贈太尉克廣前修仍執醜虜曰懿故渭南尉曰聽檢校司徒
義成軍節度使統戎按俗是以似之曰慧右羽林將軍曰愨嵐州
刺史並地勢吏用兼而有焉粵大和元年秋七月聽拜疏上言以
公之徽烈則御製碑文於渭川矣以公之風度則詔命圖形於雲
臺矣唯大其丘巖鬱彼松檟望有祁山之象拜無峴首之碑將刊
貞石式表幽隧乃命臣度稱伐言詩其詞曰

建中季年大盜忽焉皇輿避狄狩於梁川顧謂太師汝才汝略將
 威致討必殄寇虐太師泣奉指軀誓衆度其成城可以利用赫矣
 鋪敦傳於墻垣手搏足跡如衝如援一鼓而破一麾而奔掃清官
 闡刷盪妖昏我師莅止我令行矣都人不知已事方喜飛章告慶
 飭駕言旋鴻烈耀古謹聲動天車服之錫河山之誓九命而俯一
 心若厲俾侯於歧阜安邊陲藩政既成袞職攸宜嶽降帝賚矢言
 詭詞我后嘉猷我躬何爲道直氣和勞謙終吉福履所綏未至萬
 一上天不惠厚宥遄歸垂裕流光用延恩暉翼子肥家將壇台席
 繼立奇功代傳休績聽與伯仲永懷高蹤請于朝廷表是丘封帝
 曰孝哉胡可不從宣我祖之丕業繫爾父之嘉庸乃詔作銘以觀
 億齡

唐故朔方河中晉絳邠寧慶等州兵馬副元帥河中絳
 邠節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元從奉天定難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兼中書令河中尹上柱國咸寧郡

王贈太師忠武渾公神道碑銘并序

權德輿

天地訢合以生百嘉其成歲功也則有震耀肅殺之助焉君臣保
 乂以熙百志其講武功也則有經綸翼戴之輔焉龍蛇起蟄山澤
 通氣與運相值有開必先斯太師所以宣力四代稽慕七德輝耀
 威靈勤身濯行霆征風行乃緝熙于光明故珥戈淑旂以嚴師律
 黃旒玄袞以正台曜湛露彤弓以覺報宴納書追命以榮恤禮蕃
 錫始終如公之功公諱瑊字某其先夏姁之後爲淳維漢劉之代
 爲渾邪或強爲國或分以姓貞觀中開置州壤就加官師曾祖元
 慶皇豹韜衛將軍靈丘縣開國伯祖文壽皇太子僕贈尚書左僕
 射考釋之皇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寧朔郡王贈司
 空惟靈丘紹先公之職居次卿之重僕射以積厚克家寧朔以偉
 才維邊貴仕崇勳乃列茅社流光追遠是加密印迴復介祉間生
 元臣功昭于前人德合于大君建中癸亥翠華西狩公以大司馬
 艱貞翼從部勒戎車揣摩殺機勤勞行內爲上心膂登壇授律誓

命交感如漢拜淮陰侯故事而又加焉乃進左揆遂叅大政摠賦輿而爲之師長恢王略而以之北伐兇黨盡銳壁于武亭公以事鉅師老則傷威重正合奇勝在於疾力奮寡擊衆鼓行無前殲夷潰溺如建瓴水中堅席勝又復於咸陽長轂啓行旣門于延秋會西平王以東諸侯之師清宮獻捷公乃抑其賈勇須彼成功窒士心之剋伐息兵火之氣皤然後窮追斬級寇孽以平備法從於清蹕捧大明於黃道告廟薦功登拜上台撫封尹正復與虜會時北平王出大鹵收絳臺而公已總成師下左輔於是輯忠力揚奇鋒復離宮拔堅壘衡陣壓境傳于蒲津金鼓之聲氣相合山河之表裏皆復渠魁授首師帥協附安流以濟方軌而前士不罹傷工不易肆殄寇正刑四方咸饒論道進律乃平水土秉誼靖人以修班制休嘉賁于草木利澤逮于鰥寡言爲軍志動爲吏師貞元景子政成一紀進掌邦教遂居右弼十五年冬寢疾十二月辛未薨于理所享年六十四皇上悼歎不視朝五日冊贈太師賻綬弔祠有

司備物太僚襄事明年二月甲申葬我太師于萬年縣洪固原太常跡其功德奏謚曰忠武禮也初公年十一以將門子仕于邊部未弱冠五遷至左驍衛將軍始從朔方之師戰黑山次從隴右之師摧石堡又嘗西出臨洮奪昆夷之善地而爲之壁壘北絕大漠破獫狁之堅甲而焚其廬帳又從汾陽王臨淮王討反虜于山東攻贛皂北取真定射其特將李立節貫于左肩斃之又五遷至大常卿皆以功次其間開地于河曲以靜九蕃宣威于陝西乃定三川凡王師之所以剋獲都邑元老之所以發揚蹈厲公必居其先偏而當其勅劇故以御史中丞爲靈州左司馬以御史大夫爲邠州刺史以工部尚書爲單于大都護專征上郡榆林之地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又以戶部尚書奉普王出車之重自時厥後投艱感慤能納大忠以恤大事理蒲十六年再陟公台以司空兼侍中以司徒兼中書令大凡歷官二十八次真食千八百室居節制者五副元帥者四材力絕人始封樓煩方內洽平乃進咸寧凡汾陽

王九伐之勲公皆左右四履之地公皆踐歷憫冊師禮法謚尊名公皆如之所不至者壽而已矣惟公厚性寬中智謀深靜秉義類以賦明命植端誠以紉王隱講功述職遠意長利執德之柄蹈禮之輿致其用以格天啓其心以沃聖協建皇極爲宗工元龜雅好左氏春秋班氏史得考父之恭范宣之讓驃衛之功略黃韓之教化又嘗慕太史自敘著作行已一篇詞不矜大而事皆明備有子五人曰殿中少監鍊太子中允鎬太子司議郎鉅櫟陽尉鋼雲陽尉鐵著位于兩官以奉朝請試吏于縣內以修事任食德而才稟訓而忠皆以純孝致其哀敬令弟輔國大將軍右領軍衛將軍武當郡王玘與諸孤等推烝彝景鍾之義因識表以聞有詔詞臣刻石傳信乃採其贊書侯表作神道銘銘曰

比戴斗極陰方尚武玄金朱轡錫命都府太師間代感會雲雨四征庶人九合尊主昔未成童則能肆勤卓行深入致果忘身弱冠摧鋒環列南軍中興之後書社策勳援枹兩河轉戰三秦靈翔郟

邠所居必聞出統藩衛入司徵巡時丁厄難節冠群倫逋誅煽宿狂穢宮闕西平鞠旅公亦授鉞旣臨延秋如火烈烈休士退舍時惟不伐稜沲濛濛蒲津未通北平釋位公實撫封胥命長春克成厥功開壁勞軍靡有不同以律則臧在和而克時惟太師有嚴有翼乃敷仁澤乃布條職時惟太師有功有德三公二府是獎是陟綏印易名以尊以飾材官介士鹵簿悽惻大隊鮮原中南之北萬邦作憲永代是式追琢馨香與唐無極

唐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許國公贈太尉韓公神道碑銘

序并

韓愈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校衆推之爲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毫

穎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倨
倨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
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
人悉識其材鄙怯智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竒之士卒屬心諸老
將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
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
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
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
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舅氏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
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
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
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
苗薈而髮擲之幾盡然不揃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鏐以其卒三百
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

自是訖公之朝京師二十一年莫敢有譴呶叫號于城郭者李師
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
界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
無恐或告曰剪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
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
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因
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
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約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
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止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
以兵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
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
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鄆坊
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
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

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
匹錦紈綺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
綉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
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歛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
至於露積不圻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
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爲冢宰又除
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
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八十罷朝三日贈太尉
賜之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
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子男二人長
曰肅元其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
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
比則鄆二寇患公居其間爲已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
昏日月既至卒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後情壞其

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
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
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
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
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
之所在以富公與人有軫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
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
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獠將得其人衆乃一惕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礫
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
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
間爲帝督姦察其嘖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踣蔡先鄆鉏
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倍孰扶天施不留其
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旣廣旣長無有外事朝廷

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叛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故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扶風郡王贈司徒馬公神道
碑銘并序

常袞

皇帝使常侍以故征西扶風郡王臣璘功行之錄詔門下侍郎平章事臣袞曰古諸侯大夫計功稱伐書于太常勒之彝器德勲高故其文懿事業實故其言遠有國之大經也納忠於王室豈襲紀之禮闕歟宜文其頌聲以昭示承休于豐碑焉臣謹按司勳之戎籍史官之年表而叙之云聖上稽黃虞之道以武功文德統御天下赫赫明明罔不率俾唯犬戎自擅寇于我西土而猶懷以威德久而浸驕時乃大稽命將考之令典惟三年夏六月庶邦百辟洎侯王列將咸會于明廷乃大誥于爾在位有能典我西師僉曰璘

哉是用詔以鷹揚之命於夏有鸞旂瑀戈之賜公拜手稽首不敢辭難遂帥師朝那弭節涇流恢耀武威以臨于戎狄既至乃以戎服立于軍門之外奉馭天子之威命而訓于將軍列校六正五吏三軍之大夫曰惟昔盛明必有憂難其在殷高宗也有鬼方之征其在周文祖也有昆夷之患秦以安定北地戎狄內侮漢以金城隴西氏羗入寇故遣率以守衛中國修戰而高尚武力國家道德盛於殷周甲兵富於秦漢亦有邊患尚勞睿謀則疆臣之罪也將何以塞責誓將上奉神武之筭下憑戎士之力鼓行而前殄殲群慝詞情抗厲風雲動色於是軍舉法以誓之令簡而一衆畏而服雖嘖喏老將聞而竦然乃周覽其山川以備其戰守有若犀兕其威驅豕其勇屹立而不動者持重之將統焉禦于水碇之衝蒙輪超乘縵胡突鬢耽眈而橫奮者雄毅之將董焉捍于瓦亭之陰輕軒飛翰闐闐栢栢隸於射聲校尉以出松谷百夫之特萬人之敵屬於車師後部以殿銅城火渠門之旗舒於大回川雷密須之鼓

殷於都廬山周之以木樵校聯布之以簡石渠荅部勒既定天地肅然遂使魁健氣索猛鷲魂駭卻略引去不敢近塞故八年之間再寇而已此皆親稟睿略協用武經前後獻功悉如宸旨方將大復流沙遠收故地奪我良將罔卒西事以大曆十一年月日薨于我府春秋五十六天子廢朝而歎曰安得雄邊威敵之臣如扶風平遣中命以迎喪顧近侍而流涕其至第也百官會弔其遣奠也五校啓行贈以車馬哈有貝玉所以褒大勲也初公自二庭統甲士三千赴鳳翔行在遂陳滅胡之策先皇帝竒之曰吾無憂於東方也遂戰青渠陣豐水收二陝復三川衛南以百騎破五千河陽以一旅摧十萬史朝義悉師自將大戰邛山國家以天下勁兵夾攻未動公獨率所部不陣而馳偃旗先登闕如虓虎鬪酣披靡橫貫而出迴戈奮擊虜陣始破交突數合轟然大潰時副元帥太尉光弼壯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之若此每有征伐大計悉咨訪焉斯亦群帥之傑旣而移軍右輔疾援河西固已

離之心存將棄之地及聞僕固懷恩之變即日旋師萬類千群延蔓山谷輕行轉鬪虜殺而歸屈于岐都寇已四合公乃持滿外嚮全入懸門未及解甲背城出戰戎師北走數騎前追皆血橫灑朱殷金甲楛戟而墜應弦而倒者數千萬人可謂三軍之絕也至於理鄭國撫穎封化郇邠寧上郡勤於藩職惠於長人勞徠流庸贍卹孤老縑綜綿纈工於織紝入而有制故大東之刺不作禾麻菽麥業於播藝用之有節故自北之化可懷此又列郡之率化也公字某扶風人也自秦漢至於國朝公卿大將軍通侯二千石踵武王室休有烈光曾祖昭朝散大夫新豐縣令祖正會右威衛將軍扶風郡公贈光祿卿父晟左司禦率府兵曹叅軍贈太子少保忠孝在門文武繼代宦婚之盛士族有輝惟公勲胄華茂雄姿高爽少有四方之志以才氣自任擺落凡格不嬰細微故弋獵畋漁嘯咤川澤年二十讀伏波傳至大丈夫當於邊野以馬革裹屍而還慨然而歎曰豈使吾祖勲業墜于地乎由是憤憤邊戎徘徊孤劍

遂西至絕域以奇功累授裨將歷金吾將軍殿中監太保御史中丞遷御史大夫領北庭行軍使邠州刺史加工部尚書節制涇原以鄭穎二州隸之尋拜右僕射知省事階至儀同進封異姓副軍以降略而不書以英明之識遇聖明之運故得竭其智謀極其任遇抗大節以激危難據洪仁以庇傷殘公之理軍也以穰苴兵法孫子十三篇先以正合終以奇勝閑廓深邃應變無端與之安與之危故可合不可離同其敗同其成故樂死不樂生至于木罌濟河登山拔幟解鞍而卧鞭馬而馳兼之有餘亦不差異嘗以家財二百萬贍三軍與其散已食於行伍陳賜金於廊廡何相去之遠哉公之事君也奉之以實納之以忠造膝前籌詞禮明順檢身無過恭謹畏慎祿賜所加則受小辭大任使所及則履險讓夷以忠材而親重有絳侯之遇也以簡質而倚愛有吳漢之信也所謂國之神將朝之蓋臣終慶於家永於福祚鍾石享於祀考帶礪傳於子孫宜哉嗣子旣等重族之盛隸業承家哀哀執喪痛結天壤萬

家葬地能誠昔賢十里丘封亦非遺志獲承君命欽率朝經請謚嘉名謂之合禮銘曰

我峩雍城積高氣靈氣主金行良將乃生琅琅司徒雄略縱橫耽耽其視震震厥聲四方靜難二紀操兵初奮厥武車師戎府鐵馬蛇矛大黃白羽天山瀚海歎薄風雨驍騎三千披荆謁主從我撫軍擊胡滅虜迴戈涼野解敵歧下烈烈英風橫飛西土遂佩玕璜分雄檠戟寵臨方鎮廼蔚廼赫洪稜遐振虜氣外折惠化滂流人心內結昆夷先零白旆至涇受箒宸展朱旗撫征密陰前塞義渠故城丘巒陵谷遠近相屬澶漫傾合紆餘迴復野戰高秋金羈馳逐左揮右射虎捷神速番渠愕視百姓推伏國于扶風祚爾嘉庸位長庶寮鷹行三公王用蕃錫我有鼓鍾叔父昆弟燕私邕邕功成身歿寵厚厥終周漢二宣皆有勞臣北征西討出車麟麟今我司徒實同厥勳勳在王室光照後昆

唐贈范陽大都督忠烈公李公神道碑銘并 楊炎

秦霸也張祿去魏漢興也淮陰離楚龍鳴風雨之會蛇變泥蟠之中透迤感通精氣相合斯冥契也豈人力也皇唐贈司空范陽大都督李公諱楷其本出於隴西八代祖節後魏鴈門太守燕齊之亂族沒鮮卑東遷號良將之家北部入大人之種其生渤海其居戴斗海塞廻抱興公之氣天星下直爲國之祥英氣混茫熊據龍驤望其形得山河之狀覩其銳見金鼓之威神明爲徒義勇爲器久視中以驍騎歲入于遼西臨太原南震燕趙雲火照于河上天兵宿于北門朝廷憂之有命招諭合以信誓際于天人話言感寤撫劔歎息是歲以控弦之士七百騎垂橐入塞解甲來朝以其本枝復賜李氏授玉鈴衛將軍左奉宸內供奉圖形雲閣之中置酒蓬萊之上君臣相賀羽衛生光君子曰井谷不可以游龜龍蟻垤不可以戴松栢漢於是始靖虜於是始憂是後殪靺鞨于鴨綠之野覆株胡于榆關之外北出障塞懷其王庭南救河源復其死地石壑之役以一旅定三軍冷陪之師以虛聲破精勁東封之歲外

將天軍河湟未寧西護監牧雲麾鐵騎山動地踴右據清海北登狼山冰泮則會師風高則出塞皇威振于四海王化敷於無外故得大命三錫天馬輅駟定國難者兩朝拖侯服者四紀會兵車者百勝出帳下者千人國有事未嘗不勤勞無私可謂知禮於戲天道曖昧胡星未殞以營平之年不終大用以伏波之病再出窮荒天寶元年五月二十日自河源薨于懷遠縣之師次春秋六十七贈營府都督明年詔葬于富平縣壇山原維公智之大寶神之異門心和體剛慮遠精徹思平耳目之外行乎變化之中震呼戎獯嘯吒風雲貔虎之悍以禮成百萬之強以謀勝故鮮卑因之以疲中國天后取之以空大漠於中宗開朔方之地四百里於睿宗食佐命之邑三千戶於玄宗則主禁衛吞諸戎東西南北動罔不剋禦戎安邊凡十命焉祚于後也元子太尉中書令東都河南江淮等道副元帥臨海郡王光弼少子太保御史大夫渭北鄜坊等州節度使武威郡王光進負河圖以列四星遇英主而當三傑肅宗

之功復區宇更爲栢文今上之道訓華夷並爲召畢乾元中天子以公炳德丕赫積仁流慶大福再成沒而不朽乃命太常追考功績謚曰忠烈贈司空范陽大都督夫人贈號韓國夫人於是建廟堂命宗紀室有山龍之服樂有鍾石之和昭宣令圖是有銘篆銘曰
茫茫上象降精于北是生純臣其在異國矯矯府君蔚其英靈蛇蟠斗極鵬化南溟來于本邦會此天庭風驅虎旅晝食狼星綿綿塞草天隔華夏北距陰山野無胡馬殊勲大績玉劔玄社天摧武庫海折崑崙在昔遺慶惟魯臧孫曰聖在天勤于至道旣命太尉又崇太保一門四龍二作元老赫赫元老氣含清真白髮重冠高堂有親帝命韓國祚于夫人亦詔薊丘下寵明神彼丘之榛此石之磷悠悠令德萬古清塵

隴右節度大使贈涼州都督郭公神道碑銘并張說
四序平分清秋之氣勁五方異俗崆峒之人武故隴上多豪山西

出將其有雲龍感召星象特生金鼓登壇隱如敵國麾幢指塞自比長城得之於太原公矣公諱知運字逢時其先太原著姓今則晉昌人也本平文王之弟是爲虢叔虢或云郭因而氏焉自燕昭尊隗以築宮漢祖封亭以列國其侯于陽曲宅彼太原舊矣亭之玄孫友從太原徙隴西昭帝分隴西置西平郭氏又爲郡之右族友之昆孫武威太守憲憲之猶子散騎常侍芝俱有名跡見於魏晉則晉昌諸宗散騎之後也爾乃一門連譽時人號曰三儒四海齊名天下謂之八凱光祿派分於馮翊廷尉世茂於潁川孝則天錫金金忠則帝章冕服仁則猛獸不害信則童兒不欺豈直介休見有道之碑洛陽聞立德之傳而已曾祖欽瓜州大黃府統軍上柱國祖才朝議郎瓜州常樂縣令上柱國父師朝散大夫上柱國贈伊州刺史磧鹵之地戎馬生郊業戰鬪而弘勲仕州縣而爲達啓莫京之繇福不在於其身積無聲之善慶必流於後嗣公太白之精雷泉之靈膺家之禎爲國而生身長七尺力能扛鼎援臂虎

口虬鬚鷲麟射穿七札劔敵萬人子卿路逢遙識將軍之相唐舉
一見足辨封侯之骨解褐以善戰授昭武校尉秦州三度府左果
毅以敗狄北庭加游擊將軍沙州龍勒府折衝兼右金吾郎將瀚
海軍副使以軍界破虜即授其州刺史進當軍經略使朝廷以未
愜前除且有後命遷本位中郎將仍舊爲州軍使默啜之寇北庭
也公奔命解圍軍聲大震加雲麾將軍右武衛將軍封介休縣開
國公食邑二千戶開元二年吐蕃入隴右掠坳牧公兵以奇勝寇
不復蹤積甲山齊而有餘收馬谷量而未盡歸功廟筭朝議多之
拜羽林將軍持節隴右諸州節度大使兼鄯州都督河源軍使鎮
西陲信國之藩屏坐北落亦王之爪牙故入奉期門而出寄分關
於是料敵無備問其師老潛軍一舉大俘九曲鎖甲文劍燹馬駉
牛旣獻戎捷遂頒朝賜乃兼鴻臚卿攝御史中丞封太原郡開國
公加前食邑三千戶執憲摠軍典屬乘障增爵益邑遇厚恩深俄
而六州羣胡相率大叛命公統隴右之騎濟河曲之師鋒鏑爭先

玉石俱碎拜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金銀器百事雜綵千段班
師臨兆邁茲虐疾嗟乎匈奴未滅宿志不申生也有涯死而猶視
開元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薨於軍舍春秋五十有五蕃夷邊鎮血
面摧心悲慘風雲號慟山谷豈非良將視人如子人亦視猶父乎
皇帝憫焉詔贈涼州都督米粟五百石錦帛五百段命都水使者
張景佚備物護葬遵朝典也惟公氣猛而性和量寬而精銳沈謀
可以掩著蔡雄斷可以奪鬼神故常糟粕韜鈴芻狗風角然其樹
恩結信立威用武烜赫如風濤震盪如雷雨戰必克攻必取每有
奏謁帝特稱歎孝文之得魏尚虜不足憂太祖之見郭嘉知成吾
事前後錫錦衣寶帶文馬素女爛其盈門長鳴在殿感知已之主
陳必死之力皇情西顧則九羗豐鼓詔書北伐則六狄焚旗上成
聖君之玄鑒下效武臣之素節其竟也如此夫爲人子立廟致敬
祖考來格不亦孝乎爲人臣恢疆禦侮以勞定國不亦忠乎若然
者歸義方於先人揚令名於後代可也嗣子英傑起復定遠將軍

左領軍衛翊府中郎將假紫服金章河西節度副大使英奇朝散大夫前尚輦奉御英協游擊將軍前京兆府勵行府右果毅都尉英彥朝議郎前左衛曹參軍等咸善居喪而過哀或從王事而奪禮則知辛賢父子繼位將軍祭彤弟兄望參師律去本不戀達也而新是謀權也嘉此武功創其宅兆以十年七月葬我太原公夫人燉煌索氏祔焉禮也皇上念功以惜逝厚終以遇存有詔詞人爲其碑誌介士送葬即封征虜之墳單于入朝當祭度遼之墓銘曰

恍恍將軍雄略冠羣平西征北震戎懾德亭障卧鼓屯田饋軍仗此白刃致彼青雲郭侯宴喜既多受祉玄牡黻衣清廟蠲祀鼎食金奏炮鼈膾鯉既來不庭有嚴天子流沙博望羽林飛騎河北迴兵臨洮舊趾手握金節魂沈玉帳千里送喪三軍淒愴詔葬禮崇恩碑義豐生爲神將死爲鬼雄身世一滅榮華萬空祁連之墓長旌武功

唐故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右僕射史公神道碑

劉禹錫

僕射名孝章字得仁本北方之強世雄朔野其後因仕中國遂爲靈武建康人曾祖道德贈右散騎常侍封懷澤郡王祖周洛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北海郡王贈太子太保考憲成早以武勇絕人積功至魏博節度使終于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使檢校司徒兼侍中河中尹贈太保其薨也大臣中書令晉國公裴氏爲之碑其名益顯公即侍中之元子母曰異國夫人李氏幼而聰寤父母賢而加愛焉及長好學遷善秀出儕輩下諸兒號爲書生元和中太尉愬爲魏帥下令掄材出轅門取大將家翹秀者爲子弟軍列于諸校之上公獨昌言願效文職太尉深奇之遂假魏州大都督府參軍長慶二年常山衆叛害其帥沂國公田司徒于帳下沂公發迹于魏人猶懷之詔命其子布以尚

書授鉞統魏兵問罪于北疆且報家禍布既啓行士氣不振渙然
內潰獨與冗從之旅偃旗而歸百憤攻中卒自引決先侍中時爲
中軍都知兵馬使兼御史中丞全師在野開然推戴之請爲假侯
以鎮定中貴人飛駒上聞穆宗夜召翰林學士草詔書以眞侯命
之實有魏土從衆而合權也是歲公自攝官轉本府士曹叅軍兼
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推恩以及子也一旦跪于父母前進苦言
曰臣竊惟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賢士心侮之曰河朔閒視
猶夷狄何也蓋有土者多乘兵機際會非以義取今臣家父侯母
封化爲貴門君恩至矣非折節礪行彰信于朝廷無以弭讖者之
譏寤明君之意節著於外福延於家乘時蹈機不可旋踵言訖泣
下數行父俞母贊天性交感三心旣叶萬衆潛化天子聞而嘉之
曰彼眞有子乃授檢校太子左諭德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遷
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金印紫綬二軍之政事如命卿弛張
損益所以叅決潛革故態人知嚮方大和二年滄景節度使李全

略卒其子同捷竊據故地詔下以文告弗革遂用大刑先侍中表
請率先諸侯使元子以督戰制曰可公承君父之命乃捐其軀一
舉而下平原壓滄壘由是加工部尚書及王師凱旋上表願一識
承明廬詔允遂赴闕下得覲便殿上曰嚮吾始征滄州議者皆曰
彼魏之姻也慮陰爲寇謀吾發使數輩以偵之其還也僉曰爾父
瀝款于賓筵爾母抗詞于簾下願絕姻以立效其經始啓發出于
爾心今滄海砥平策勲之日宜貴爾三族命爾父爲侍中遷鎮于
近地加爾禮部尚書析相衛澶三州爲鎮以居之俾爾一門大榮
以誇天下公拜稽首謝父遷讓已爵禮無違者翌日詔見于明庭
人咸曰史氏之寵光古無有也牙旗碧幢方指東道侍中以帳下
生變聞泰極而不當歌而哭迎柩于路仰天長號因葬于洛陽之
邙山異國夫人耐焉寢苦枕塊以所仇同天爲大酷未幾詔舉金
革之義起爲右金吾將軍累表陳乞有司以違命督之輿疾即路
間歲擢授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居四年遷鎮于滑

一歲入爲右領軍衛大將軍旋改右金吾大將軍又授鉞于邠土
孟秋至治所首冬遘疾拜章入覲不克展和鸞輦革之儀薨于靖
恭里之私第享齡三十九當開成三年十月二十日上聞而悼之
不視朝一日贈尚書右僕射明年二月歸葬于洛都夫人瑯琊王
氏祔焉繼室深澤縣君博陵崔氏有一子曰渙生七年而孤僕射
之喪自復魄至葬當門戶備祭祀建碑表皆縣君之能且命其家
老具事功來請箋不恤家而憂幼嗣不知其先人之官業乞辭以
傳于後也君子以爲知禮謹書之銘曰

斗極之下崆峒播氣終于侍中孔武且貴奉上致命宜昌後嗣僕
射承之良弓不墜耳煩鉦鼓心悅文字虎穴之中生此騏驥大和
紀元滄景不度子弄父兵跳踉海壖有隣陰交蜩起雞連詔下薄
伐良隅騷然時惟侍中實統魏師蓄銳未發衆心危疑僕射爲子
陳謀盡詞興言涕零有感尊慈絕姻效節精貫神祇滄波底寧王
命賡之乃遷元侯來鎮近畿乃祚元子別建旌麾一門四節輝耀

當時倏忽變生魏郊紛披喬木雖大盲風不知干雲之臺烈缺焚
之哀哀孝嗣丁此大酷迎護幃輅葬于東洛訴天觸地血染縷服
禮有金革詔書敦促不遂枕戈驟膺推轂雕陰白馬暨于邠谷雖
榮三鎮不荷百祿綺紈之間珪組纍纍如彼晨葩日中而萎有妻
名家有子稚齒行號執禮歸室蒿里洛水之陽脩邛之趾尊卑穆
敬幽顯同理舊松新栢亦象橋梓刻石紀功垂于萬祀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七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八

碑十摠七首

庶官四

吳興姚

鉉

纂

唐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神道碑李商隱

唐吏部侍郎奚陟神道碑劉禹錫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白新墓碑范傳正

唐吏部郎中高都公楊仲宣碑席豫

牧守三

唐常州刺史獨孤及神道碑崔祐甫

唐饒州刺史吳丹神道碑白居易

唐和州刺史張擇神道碑

唐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公墓碑銘

李商隱

公以致仕刑部尚書年七十五會昌六年八月薨東都贈右僕射十一月遂葬龍門子景受大中三年自潁陽尉典治集賢御書侍大夫人弘農郡君楊氏來京師胖胖兢兢奉公之遺畏不克既乃件右功世以命其客取文刻碑文曰

公字樂天諱居易前進士避祖諱選書判拔萃注秘書校書元年對憲宗詔策語切不得爲諫官補盩厔尉明年試進士取故蕭遂州澣爲第一事畢帖集賢校理月中詔由右銀臺門入翰林院試文五篇明日以所試制加段佑兵部尚書領涇州遂爲學士右拾遺滿將擬官請掾京兆以助供養授戶曹時上愛兵襄陽荊州入疏獻物在約束外公密詆二帥且曰非善良後雖與宰相不厭讐禍其後禮官竟以多殺不辜謚于頓爲厲李師古襲父事逆務作項領以謾儕曹上錢六百萬贖文貞故第以與魏氏公又言文貞第正堂用太宗殿材魏氏歲臘鋪席祭其先人今雖窮後當有賢即朝廷覆一瓦魏氏有分彼安肯入賊所贖第邪上由是賜錢直

券以居其孫在職三年每讎見多前笏留上輦是不意詔前剔扶摩望及少年見天下無一事五年會憂掩坎廬墓七年以左贊善大夫著吉武相遇盜殊絕賊棄刀天街日比午長安中盡知公以次紙爲疏言元衡死狀不得報即貶江州移忠州刺史穆宗用爲司門員外四月知制誥加秩主客真守中書舍人敘緋受旨起田孝公代恒陽孝公行贈錢五百萬拒不內燕趙相殺不已公又上疏列言河朔畔岸復不報又貶杭州既至築提扞江分殺水孔道用肥見田發故鄴侯泌五井淳儲甘清以變飲食循錢塘上下民迎濤祠神伴侶歌舞徒右庶子出蘇州授祕書監換服色遷刑部侍郎乞官分司得太子賓客除河南尹復爲舊官進階開國九年除同州不上改太子少傅申百日假又二歲得所薨官白氏由楚入秦秦自不直杜郵事封子仲太原以有其後祖某鞏縣令考季庚襄州別駕贈太保一女妻譚氏始公生七月能展書指之無二字橫縱不誤既長與弟行簡俱有名故李刑部建庾左丞敬休友

最善居家以戶小飲薄酒朔望晦輒不肉食携鄧同羣楚白服遊
人間姓名過海流入雞林日南有文字國爲中書舍人三日如建
中詔書上鄭公覃自代後爲相稱質直文宗時文貞公果有孫起
使下數歲至諫議大夫賢可任爲今上御史中丞他日景受嘗跪
曰大人居翰林六同列五且爲相獨白氏亡有公笑曰汝少以待
其曾祖弟令右僕射平章事敏中果相天子復憲宗所欲得開七
關絢城守四州以集巨伐仲冬南至備宰相儀物擊跪齋菜給事
寡嫂永寧里中有兄弟家指嚮徒慕以信公知人集七十五卷元
相爲序系曰

公之世先用談說聞肅代代優布蹤河南陰德未校公有弟昆本
跋不搖乃果敷舒匪酪匪臚噫鴉介其醇腴于鄉泊邦取用不窮
天子見之曾陞玉堂徵徵其中上汰唐禹帝爲輦留續緒縷歲
終當遷戶曹是取擘白其華疇不痕緇用從棄遣至道天子疇
誰與伍率中道上納筆懾靡綽三郡理旣去刑部條東其居大尹

河南翦其暴逋君有三輔臣有田畝臣衰君強謝不堪守翊翊伸
伸君子之文不僭不怒惟君子武君子旣貞兩有其矩孰永厥家
曾祖之弟坤柄異繩以就大計匪哲則知亦有教詔益襲其收振
莠而導刻詩於碑以報百世公老於東遂葬其地

傷子辭

弘農楊氏

予有令子儉衣削食以紀先功志刊貞石彼蒼不遺俾善莫隆今
子建立痛冤無窮

唐尚書吏部侍郎贈司空奚公神道碑銘并序

劉禹錫

嗚呼有唐清臣尚書吏部侍郎奚公貞元十五年十月甲子薨于
位詔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曰某是歲膺月丁酉葬于萬安縣
之某原後三十有四年子爲諸侯爲大夫門戶有煒於是門下生
琢石紀德揭于新阡云公諱陟字殷衡其先在夏爲車正以功封
于薛下古以降爲譙郡人或因仕適楚復之秦今爲京兆人隋唐

之際再世以明經爲博士家有賜書曾祖簡亦以文學爲太子司
議郎大父乾繹仕至光州刺史烈考諱某有道而尚晦終徐州司
功叅軍贈和州刺史由子貴也天以大運生萬物而以正氣鍾賢
人至和來宅其德乃具公實有焉幼而擢陵若之秀長而成清廟
之器羣倫月旦咸以第一及從鄉賦洎昇名太常果居上第明年
詔郡國徵賢良設四科以盡材公居文詞清麗之目授弘文館校
書郎時德宗新即位聲烜虜庭西戎畏威底貢內附詔諫議大夫
崔河圖持節即虜帳以報之使臣欲盛其賓寮以自大遂嘿表公
爲介授大理評事除書到門公方爲人子不敢許以遠稱病弗果
行歸寧壽春養志盡敬丞相楊炎勇于用才擢公爲左拾遺奉安
輿而西未幾再集茶幕居從後喪將闋是歲建中四年京師急變
黃屋順動侍于巴梁公徒行間道以歸王所旣中月而詔授起居
郎充翰林學士創鉅愈遲病不拜職改太子司議郎從大駕廻入
尚書爲司金元士且叅權筦之務有頃持愍冊宣恩于蘇門將行

錫銀朱于青蒲上復命稱旨轉吏部員外郎是曹在南官爲眉目在
選士爲司命公執直筆閱簿書紛挐盤錯一瞬而剖時文昌缺左
右丞都曹差重遂轉左司郎中尋遷中書舍人執事者繫公識精
以斟酌大政非獨用文飾也會江淮間民被水禍上愍焉特命公
宣撫之許以便宜及物赤車所至如東風變枯條其利疾復奏咸
可轉刑部侍郎時主計臣延齡以險刻貴倖而與京兆尹相惡以
危事中之坐譴已又逮繫其吏峻繩之事下司寇主奏議者欲文
致而甘心焉公侃然持平挫彼嶽嶽君子聞之善其知道不私刑
曹旣清以餘刃兼領選事居一年授權知吏部侍郎又一年即眞
是秩言能審官者本朝有裴馬盧李四君子物論以公媿焉時得
疾發癰有國醫方直禁中上促遣如弟且飭之曰某賢臣也悉術
以治之及有司以不起聞震悼加等娶瑯琊王氏石泉公之曾孫
友壻皆一時彥士長子某蚤不祿第二子敬則歷太僕少卿今爲
濮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金紫以連最就加貴秩俾視九卿第三

子敬玄以詞藝似續登文科歷左補闕今為尚書刑部郎中第四子吳舉進士最小子咸砥礪纂修宜為名公家子其邁德垂裕之光乎公少以名器自任及顯達急於推賢視其所舉則在西省薦權丞相由右掖掌訓辭在中銓表揚僕射由地曹綜吏部二公後為天下偉人凡執文章權衡以揣量多士一入中禁考策詞三在天官第章句披沙剖璞由我而顯者落落然居多推是風鑒移于大治則鎔範之內無非祥金嗟乎天不遐其福而孤民望使由庚之什不作於貞元中惜也初公既終詔贈大宗伯後以第三子在郎位被霈澤再追襲至司空故昔之葬儀用常伯而今之碑用三公云銘曰

仁麟智龍為瑞一辰未若君子瑞于人倫惟唐德宗道類漢宣督責繩下風稜言言公丁斯時籍在雋賢從難表節執羈而還帝曰汝器黃流瑟瑟可為大僚左右化源乃飾王度乃馳輜軒既執刑柄亦操吏權陽和熙熙貯在顏間守法持正疑如秋山火不侵玉

倖臣畏伏鳳鳴祥煙梟噪低跼帝方倚用天不假年公寐無寤其名愈遠門人達者亦為玄衮公居甚卑其德愈尊兩子朝服駢驅朱輪佳城何在胄貴之里螭首龜趺德輝是紀嗚呼後人下拜于此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銘 并序

范傳正

騏驥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斃於空谷唯餘駮骨價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海波不起塌翅別島空留大名人亦有之故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絕嗣之家難求譜牒公之孫女搜於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于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故自國朝已來編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為郡人父客以通其邑遂以客為名高卧雲林不求祿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名之與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

剛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瓌竒宏廓拔俗無類少
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
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于天天寶初
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荅
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牀方丈賜食於前御手
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
言之任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
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
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
温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遂之公以爲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
撞折牙而永息機用安能劬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羈
韁鑠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當作詩
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
之欲好壯心遺餘年也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爲謫仙人

吟公烏棲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
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謔百餘首俄屬
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
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
也晚歲渡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
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
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於彤庭禮降於玄壤生不及祿歿而稱官
嗚呼命歟傳正生唐代甲子相懸常於先大夫文字中見與公有
潯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於人間得公遺篇逸句吟
詠在口無何叨蒙恩獎廉問宣池按圖得公之墳墓在當塗邑因
令禁樵採備灑掃訪公之子孫欲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
人一爲陳雲之室一乃劉勸之妻皆編戶疇也因召至郡庭相見
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都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
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有兄一人

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歿爲民有兄不相保爲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況婦人不任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儷于農夫救死而已父不敢聞于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忍恥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泫然因云先祖志在青山遺言宅兆頃屬多故殯於龍山東麓地近而非本意墳高三尺日益摧圯力且不及知知之何聞之憫然將遂其請因當塗令諸葛縱會計在州得諭其事縱亦好事者學爲歌詩樂聞其語便道還縣躬相地形卜新宅于青山之陽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遷神于此遂公之志也西去舊墳六里南抵驛路三百步北倚謝公山即青山也天寶十二載勅改名焉因告二女將改適於士族皆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旣失身於下俚仗威力乃求援於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欲敗其類所不忍聞余亦嘉之不奪其志復并稅免徭役而已今士大夫之葬必誌於墓有勳庸道德之家兼樹碑于道余才術貧

虛不能兩致令作新墓銘輒刊二石一寘于泉扃一表于通路亦峴首漢川之義也庶芳聲之不泯焉文集二十卷或得之於時之

文士或得之於宗族編緝斷簡以行于代銘曰
嵩嶽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謫真斯爲逸人晉有七賢唐稱八仙應彼星象唯公一焉晦以翹蘖暢於文篇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罇前卧必酒甕行惟酒船吟風詠月席地幕天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尚疑其醉在干日寧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山兮李公墓異代詩流同此路舊墳卑庠風雨侵新宅爽塏松栢林故鄉萬里且無嗣二女從民永於此倚歟琢石爲二碑一藏幽隧一臨歧岸深谷高變化時一存一毀名不虧

唐故朝請大夫吏部郎中上柱國高都公楊府君碑銘

併

席豫

夫靈鎮三峯倚京師而西峙滎河一曲抱華陰而東注故川嶽氣交雲雨時出感降才傑紛綸元勳冠世爲強家宅茲沃土者其惟

弘農楊氏焉曰我伯胤厥自唐叔關中相府乘朱輪者十人洛下
儒門登衮職者四代慶靈不隕以生我高都公公諱仲宣字蔓後
漢太尉震之二十代孫也自高祖至于大父並名播海內迹存朝
端舊史前碑其詳之矣烈考皇孫刑部尚書魏國忠公元琰屬姦
臣擅命明辟應期功濟中興安劉氏者周勃禮優歸老論叔向首
祁奚出處全身忠貞盡節公即尚書府君之第三子也粵在幼齡
夙有至性事魏公莒國夫人以孝聞宗族推稱州閭籍甚清真邁
俗秀楚不羣氣和可親色厲難犯言必合禮動不違仁集七略之
書名高漢閣作三都之賦價重洛城未弱冠以通經爲修文生授
右千牛光朝選也秩滿補太廟丞以親累出爲蘄州司戶叅軍屬
先尚書辭滿告歸公罷官就養潁曲別業地連嵩高丘中有華孝
子絜白之興川上有水漁父滄浪之歌溫清獲申隱淪兼遂橫爲
酷吏王勗所誣陷貶授雋州臺登縣尉劍南節度使益府長史韋
抗奏公爲管記飛書之急倚馬立成尋有詔停官歸侍俄丁尚書

府君憂鞠凶而降哀毀骨立殆不勝喪取全於禮服闋從常調吏
部侍郎魏奉古早以文伯期於王佐乃授河南府河陽縣尉尋應
藻思清華舉今上親試對策甲科除蒲州司法叅軍丁莒國夫人
憂杖而後起公居魏公之喪也服闋不仕爲叔父瑤所敦逼不獲
已而應命其年糊名考判公居上等乃擢拜監察御史獬豸之角
初見觸邪雞棲之車還聞嫉惡坐剛直出爲汾州孝義縣令前宰
無良下氓失業稼穡之地半爲荒疇桑榆之人多在逋藪公曉喻
歸本流亡盡復旣富而教厥土有年故得雉馴郊田鸞降庭樹刺
史蕭恕乃圖書其像郵傳以聞天恩疇庸璽書褒美乃除華州下
邽縣令辭疾罷職求歸養閑無何除河南鞏縣令所歷爲政有逾
於前尋遷禮部員外郎歷左司員外郎春官之屬以蘇神人左轄
之佐以正綱紀乃轉吏部員外郎九品之曹一臺之劇有簿書以
旌淑慝擇刀筆以決否臧於是乎以公減私秉心匪石剖疑析滯
揮翰如流選部以清繫公是賴尋遷本司郎中乃統胥徒是稱小

選峻以風檢請託不行絕其關梁僥倖自息若乃見理之速持事之堅雖有貴育之勇金張之勢曾無恐懼不可動搖不陟台階奄先泉壤悲夫以元和二十九年七月五日構疾終于萬年永寧里之私第春秋四十有九以其年十月十七日歸葬于闕鄉牧馬原禮也惟公自家刑國曰仁與義厚利者常流之所重公以先人邑入盡分諸孤善交者衆人之所艱公以結下朋遊曾無凡客士有險詖比隣不通人或急艱傾家以濟素懷儉約雅好真如不服綺紈不食葷血雖粉闈有閑朱紱斯皇不易貴賤之心能全始終之節嗟乎譽高千載道屈一時漢之崔駰官終邑宰魏之管輅位止府丞天乎與才而人乎無命自古所歎豈獨高都而已府公所著文集十卷盛行於代嗣子輪行太常寺奉禮郎次子轅轅麟輯等永惟過庭之訓式遵卜宅之禮靈輻戒道哀挽及關靈掌東拓地惟鄉縣拱樹西靡心存帝京銘曰

河之靈華之精人之傑國之禎年不永位未亨閉泉路兮冥冥空

歲陰兮崢嶸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公神道碑銘序 崔祐甫

昔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亂之意其論甚美達於國體雖古之伊呂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及也於戲二君以偉才當盛漢之崇而位止於下國二千石祐甫聞於先君僕射曰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有唐碩量深識之士曰獨孤常州諱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皇朝左千牛元慶之曾孫蔡州長史思膝之孫殿中侍御史贈祕書監通理之第四子仕而遭時鵠立於朝建撫東夏三著嘉績嗚呼痛乎奄忽捐館其時也大曆十二年夏四月二十九日其地也常州之路寢其壽也五十三年中朝名公素見知者後進之士聞義嚮風者洎濠舒常三州之百姓莫不填膺流皆不宴不相浹辰彌月厚而惜之者往往失聲出涕洟若公有子朗郁等未齒厥兄檢校水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汜方佐淞河東帥聞喪來奔半旬而至

惋毒之甚如不欲生既受吏人賓客之弔乃忍死謀事以六月六日引使君之柩去常州歸洛陽其年歲次丁巳十月朔七日葬我使君于河南府壽安縣其原先祕監之塋以夫人博陵縣君崔氏祔焉禮也水部曰天之降災害于我家仲叔季盡矣吾將老矣吾弟常州之子未立今不刻石表墓則常州之令名何以傳於後乃託我故人叙而銘之常州稟元和以生幼有成人之量祕監府君親授以孝經常州一覽成誦祕監問曰汝志於何句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是志也自是徧覽五經觀其大義不爲章句學成童丁祕監憂勺飲不入口者累日先夫人同郡長孫氏諭以不可滅性之義由是微進饘粥杖而後起免喪加於人一等鄉族稱其孝焉長孫夫人高行明識訓導甚至常州漸教成器卓然有立著延陵論君子謂其評議之精在古人右天寶末以洞曉玄經對策上第超拜華陰縣尉著古函谷關仙掌二銘格高理精當代詞人無不畏服俄屬中原兵亂避地于越丁太夫人憂毀瘠過禮既外

除江淮都統使戶部尚書李峘奏爲掌書記授左金吾衛兵曹參軍軍旅之事非其所好未幾返初服今上即位下詔收俊茂舉滯淹政之大者以公爲左拾遺凡所諫諍直而不許婉而不撓屬藁訓詞不傳于外遷太常博士時新平大長公主之子裴防尚永清公主初以太子少傅裴遵慶爲婚主將行五禮公實相焉中使口宣詔旨易之大長主後夫姜慶初常州曰婚姻之禮王化之階以異姓之人主之不可甚矣其不奉詔中書令汾陽王時爲五禮使從焉又百官薨卒定謚之際綜覈名實皆居其當嚴河南郢詡荅呂荊州諛謚議博而正當時諱之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受詔考第吏部選人詞翰旌別淑慝朝野稱正上方大卹黎庶精選牧守以公爲濠州刺史平其徭賦恤其寃弱課績聞上加朝散大夫遷舒州刺史舒境瀕江傍山羣盜所聚或蟠結林藪或趨超城寺公惠以柔之武以龍鬻之釋矛服耒盡爲良俗其他如在濠之政居一年屬書勞問就加尚書司封郎中錫以金章紫綬屬江南旱歉比境

之人流庸甚衆公忠心以撫舒獨完安天子聞而休之擢拜常州刺史常州當全吳之中據名城沃土兵興之後中華前覆吳中州府此焉稱大故朝之選牧恒屬意焉公宣中和平易之教務振人毓德之體百姓蒙化遷善不知所以安而安吏不忍欺路不拾遺餘糧棲畝膏露降之公平生聞人之善必揄揚之氣盡與之不啻若身得之後進有才而業未就者教誨誘掖之惟日不足公之文章大抵以立憲誠世襲賢過惡爲用故論議最長其或列于碣頌流于詠歌峻如嵩華盛如江河清如秋風過物邈不可逮公有集二十卷行於代若夫贊堯舜禹湯之命爲誥爲典爲謨爲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不陟前是公之仲兄季弟伯姊三年之間繼歿執天倫之喪如荼如藜竟以無祿天何不仁然則賈與董名位不盡其才吾先君之歎主恩天命斯見矣其銘曰
常州之孝行爲大蒸蒸翼翼以敬以愛友于兄弟如捧如戴常州之義篤于友用之有常行之可久扶危拯溺爾身我手常州之才

施于政撫柔三部以仁爲柄夔本質取其正豔從其損在星之昭昭之盛世與萬鬼而爲鄰白元昆縑衽霑血長號訴冤纂述美謂余不謖我觀之子將二十年相投藥石胡疹不痊譬我於施子爲之泉譬我於桐子爲之弦榮不獨遂難不隻全如何淑明摧馥碎堅厥衣楚挽徘徊墓田望之不見赴之無緣埋首班如女手拳如天如天如泣涕漣如

故饒州刺史吳府君神道碑銘

白居易

汨市朝溺妻子非達也囚山林擯血屬非達也若有人與羣動處一代間彼爲彼我爲我不自潔不自污不棄許不伊呂水其心雲其身浮沈消息無往而不自得者其達人乎吾友吳君嘗從事於斯矣君諱丹字真存太子通事舍人覽之曾孫睦州司馬庶之孫太子宮門郎贈工部尚書詮之長子以進士第入官歷正字協律郎大理評事監察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水部庫部員外郎都官

駕部郎中諫議大夫大理少卿饒州刺史歷職義成軍節度判官
浙西道節度判官潼關防禦判官鎮州宣慰副使陝西使階至中
大夫勲至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君讀書數千卷著文數萬言寶曆
元年六月某日薨于饒州官次其年十一月某日葬于常州晉陵
縣仁和鄉北原從志也君生四五歲弄泥沙時所作戲輒象道家
法事八九歲弄筆硯時所出言輒類詩家篇章不自知其然蓋宿
習儒玄之業明矣弱冠喜道書奉真錄每專氣入靖不粒食者累
歲顛氣充而丹田澤飄然有出世心既壯在家爲長屬有三幼弟
八稚姪嗷嗷慄慄不忍見其饑寒慨然有干祿意乃曰肥遯不可
以立訓吾將業儒以馳名名競不可以怡神吾將體玄以育德凍
餒不可以安道吾將強學以徇祿祿位不可以多取吾將知足而
守中繇是去江湖來京師求名得名求祿得祿身榮家給之外無
長物無越思素琴在右黃庭在左澹乎自處與天和終始履仕塗
二十七年享壽命八十二歲無室家累無子孫憂屈伸寵辱委順

而已未嘗一日慙感其心顏以至于歸全反真故予所謂達人之
徒歟信矣仲弟湖州長史某以予辱與其兄游既爲同門生又爲
同舍郎周知初終託爲碑記噫先生之道吾能引古以明之銘曰
漢中大夫東方曼倩夏侯湛高之作廟貌贊唐中大夫真存先生
白樂天知之作神道銘嗚呼二大夫異代而同塗其皆達者乎

唐故通議大夫和州刺史吳郡張公神道碑銘

并序

張之爲著姓尚矣自漢太傅良侍中肱晉司空華丞相嘉以降勲
賢軒冕歷代不乏肱避地渡江始居于吳故其子孫稱吳郡人嘉
以孝悌聞于郡故其所居號孝張里嘉之曾孫裕在宋爲司徒即
公五代祖也司徒之孫儔在隋爲吳郡都督即公曾王父也台州
臨海令諱鷗即公之大父也袁州司馬諱孝績即公皇考也或以
人物著或以婚閥稱迄今爲江南右族公諱擇字無擇未冠丁袁
州府君憂廬于墓晝號而夜泣者三年有靈芝醴泉出焉既冠好
學能屬文從鄉賦登明經第既第應制舉中精通經史科補弘文

館校書郎調左金吾錄事換杭州錄事參軍在杭州前後詰僞制
補吏者三十八人駁假年侍老者二十人舉而正之人伏其明會
劉幽求來爲刺史舉課上聞詔授絳州錄事參軍絳之郡丞有主
壻者怙寵侮法豪奪人利公數其罪露章奏之章下丞相姚元崇
竒之致書褒美尋改太原府功曹參軍給事中張昶爲江淮安撫
使表公正直奏署部從事吏部尚書陸象先爲河東按察使狀公
清白奏授懷州獲嘉以不如柔不吐剛得罪繇是左遷鄂州司馬
移深州司馬轉虢州長史時上方思理詔求二千石之良者時宰
以公塞詔擢拜和州刺史公之在郡奉詔條卹人隱而已不知其
他無何水潦害農公請蠲穀籍之損者什七八時李知柔爲本道
採訪使素不快公之剛直密疏誣奏以附下爲名遂貶蘇州別駕
老幼攀位而遮道者數百人信宿方得去移曹州別駕歲餘謝病
歸老于家天寶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終于東都利仁里私第其
年二月十二日葬于河南府伊闕縣中李原享年八十三噫公生

天地間八十有三年可謂壽矣其間當明皇馭天下四十有五年
可謂時矣有其才得其壽逢其時然職不過陪臣秩僅至郡守凡
所貯畜鬱而不舒嗚呼其命也夫公之文學常爲賀知章賈彥璿
許之公之諒直常爲李邕張庭珪稱之公之政事又爲劉姚張陸
推之夫以八君子之力援之而不足以一知柔之力排之而有餘
阨窮不振以至沒齒嗚呼其命也夫古人云道不虛行又云其後
必有達者故公之子大理評事誠以節行聞于時公之孫戶部侍
郎平叔以才以光于國報施之道信昭昭矣不在其身則在子孫
相去幾何哉長慶二年某月某日平叔奉祖德揭而碑之居易據
家狀序而銘之其詞云

有木有木碩大而長破爲楠杙不作棟梁有驥有驥規行矩步辱
在短轅不駕大輅嗚呼噫嘻公亦如之將時不我遇而我不遇時
勿謂已矣天錫多祉旣賢其子以濟其美又才其孫以大其門苟
無先德孰啓後昆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九

碑十一 摠四首

吳興姚

鉉

纂

紀功

三受降城碑 呂溫

平淮碑

韓雲卿

平淮西碑 段文昌

幽州紀聖功碑 李德裕

三受降城碑銘 并序

呂溫

夏后氏遏洪水驅龍蛇能禦大菑以活黔首周文王城朔方逐獫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重門擊析雖有盛德曷觀成功然則持璿璣而弛張萬象昊穹之妙用扼勝勢以擒縱八極王者之宏圖道雖無外權則有備變化消息存乎其人三受降城皇唐之勝勢者也昔秦不量力北築長城右扼臨洮左馳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兩漢之後頽爲荒丘退居河滸歷代莫進矯亡秦之弊則可矣盡中國之利則未然唐興因循未暇經啓有拂雲

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樞會虜伏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
兵然後入寇甲不及探突如其來鯨一躍而吞舟虎數步而擇肉
塞草落而邊毗懼河水堅而羽檄走爰自受命至于中興國無寧
歲景龍二年默啜強暴瀆鄰構怨掃境西伐漢南空虛朔方大摠
管韓國公張仁愿躡機而謀請築三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北嚮
制胡馬之南牧中宗詔許橫議不撓時唐休璟建議非之於是留及瓜之戍
斬姦命之卒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拂雲祠爲中城東西相去各
四百里過朝那而北闢斥候迭望幾二千所損費億計減兵萬人
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于海西窮于天納陰山於寸眸拳大漠
於一掌驚塵飛而烽火耀孤鴈起而刁斗鳴涉河而南門用晏閑
韓公猶以爲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馳神竿鞠虎旅看旄頭明
滅與太白進退小則責琛賚受厥角定保塞一隅之安大則倒狼
居竭瀚海空苦塞萬里之野大略方運元勳不集天其未使我唐
無北顧之憂乎厥後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者黷武柔者敗律城

隳險固寇得凌軼或驅馬飲河而去或控弦劇壘而旋吾知韓公
不瞑目於地下矣今天子誕敷文德茂育羣生戢兵和親七狄右
衽然而軍志有受降如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墉言言其可施柝
亦宜鎮以元老授之廟勝伸述舊職而恢遺功外勤撫綏內謹經
略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反顧永龍驤猛氣無生禍心聳威馴恩
禽息荒外安固萬代術何加焉敢勒銘城隅庶復隍而光烈不昧
銘曰

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強制以全策亘漢橫塞揭茲雄壁如
三闢龍躍出大澤並分襟帶各閉風雷俯視陰山仰看昭回一夫
登陴萬里洞開日晏秋盡纖塵不來時惟韓侯方運神妙觀釁則
動乃誅乃弔廓平窮荒盡日所照天平未替不策清廟我聖耀德
罷扃北門優而柔之用息元元曷若完守推亡固存于襄于夷永
裕後昆

平淮碑并序

韓雲卿

惟唐上元辛丑歲叛臣劉展竊地弄兵悖撓天常肆虐黎人淮泗而南施于閩越人殘令絕職貢不修先皇帝命我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田神功統盧龍勁卒控弦引鏑萬有餘騎涉淮浮江梟懸魁逆布宣德澤返旆河南吳楚之人父子相歡戚屬相賀土壤耕闢年穀豐登舳舻若飛歲月相屬朝廷甄收顯寵荐及出領方面入秉端揆錫圭分社有土爲王牧守遠近耆耄農桑工賈飲惠懷德皆願銘石江滸播垂休烈其辭曰
昔在上元中夏猶虞姦兇矯攘鯨毒楚吳帝命信都偏師萬人鐵騎騰凌風行雲奔頓旗偃節敦諭威德兇慝不悛搖蕞恃毒栢栢信都奮髯提戈援桴軍門氣凌山河地祇號風江靈鼓波上殞髦頭下除巴蛇通地之經導天之和人胥已安積十餘年田野豐穰轉漕如川伊昔有周召虎方叔降及嬴秦翦起繼躅履險成功孰與爲足天子是咨南人是懷享國翼都銘功海門陵谷可遷頌德長存

平淮西碑

段文昌

夫五兵之設本以助文德而成教化故聖人不專任之其有桀虢暴邪干紀作孽道德不服則兵以威之文告不諭則兵以靜之在禁暴除害而已自黃帝堯舜不能無誅至湯武受命武功濔盛其本之以仁義行之以弔伐惟帝與王率由茲道於戲創業之君勞而後定守文之主安而忘戰故三代之衰功在五伯未有中葉之後再安生靈前古所無歸于聖代我唐運之興也高祖太宗以仁義之兵除暴隋之亂戎功祖武百代丕承玄宗嘗亦內翦姦邪外清夷狄所以繼文之代協帝之明旣而禍起於微亂生於理由是醜髒之衆結固於兩河斤斧不用縣歷于五紀肅宗親翦大憝且務生育德宗順宗觀于天象察于人事以理運未至沴氣猶凝運啓昇平以俟後聖惟我后握樞出震端展向明考上玄之心思祖宗之意掃滌區宇光啓帝圖不以萬乘爲尊四海爲富遵大禹禘風之志有光武乙夜之勤以爲景擒七國而漢氏安成翦三監而

周化洽焉有患難未去而德教可興日者惠琳恃近狄之固劉闢
馮坤維之險李錡保長江之衝從史資太行之阻四兇相扇繼爲
亂常三數年間盡膏鈇鎖太尉茂昭以中山之地盡室來朝司空
弘正以全魏之邦舉宗向闕義風所激莫不歸心况彭城從折簡
之召橫海展執珪之覲向談虞虢之存亡議輔車之形勢莫不剴
心斷臂繼踵爲忠旣而麟見於巴賈之間河清於鄆衛之際固同
本之貺昭聖祚之符廓清寰海兆於此矣而長淮右地連山四起
控扼吳楚密邇輜轅有上帝濯龍之池同異方多馬之國戈鋌雲
照駟駿雲屯二姓三兇憑阻作孽歲在甲午吳少誠積禍而斃餘
殃聚於逆嗣氛祲准潰我方弔人省寃懇災除穢猶命使者持
節往申寵賻以柔服之義示含弘之仁元濟劫衆拒境滔天肆逆
剽葉縣燒舞陽侵襄城伊洛之間騷然震恐乃詢廷議咸願假以
墨經授以兵符天子淵默以思霆馳以斷獨發宸慮不詢衆謀漢
宣從屯田之議晉武決平吳之計至聖不惑羣疑自消於是會鳧

藻之師得鷹揚之帥以中軍帥李光顏往者平朔邊靜庸蜀雙矛
電激孤劒颯馳亦由馮異之惣軍鋒子顏之將突騎才氣雄武可
掃攬搶惣魏博河陽邵陽凡三軍自臨潁而前以河陽軍帥烏重
胤當從史內詘邪謀外阻兵勢精誠奮發獨應王師故得虜魏豹
於軍中縛呂布於麾下識慮中正可革梟音益以汝海之地惣朔
方義成陝號劒南西川鳳翔延州寧慶凡七軍由襄陽而進宣武
帥韓弘請以子公武領精卒一萬三千時集洄曲藥書作帥鉞爲
戎右克國討虜印統支軍是能從帥之命成父之志又以壽春守
李文通夙精戎韜累習軍旅明於守備可保金湯惣宣武淮南宣
歙浙西徐泗凡五軍阨固始之險以鄂岳都團練使李道古以先
曹王臯有任城之武昔征兇渠嘗取安陸授以戎柄嗣其家聲乘
五關之隘以唐鄧隨帥李愬温敏能斷靜深有謀昔趙孟慕成季
之勲復能霸晉亞夫紹絳侯之武亦克擒吳想其英徽必有以嗣
山南東道荆南凡兩軍自文成而東乃命御史中丞裴度布挾纊

之恩奉如絲之命以諭羣帥以撫輿師且以古之會兵必謀元帥
令歸於一勢不欲分命宣武軍帥韓弘爲諸道行營都統假陸遜
之鉞拜韓信之壇指蹤畫竒正之機發號申嚴凝之令然後有司
馬之法節制之師而寒暑再罹賊巢未下又命內掌樞密之臣梁
守謙肅將天威盡護諸將懸白日於千里推赤心於萬人由是甘
寧奮升城之勇君文勵擊堰之志焚上蔡以翦其翼拔郾城以扼
其吭以軒后攻蚩尤之亂殷宗伐鬼方之罪周公誅淮夷之叛雖
以聖討逆皆三年後定百辟之議且謂久勞將決其機以安海內
復命丞相裴度持淮蔡之節撫將帥之臣分鄧禹之麾旆盛實憲
之幕府四牡業業于藩于宣先是光顏重胤公武戎旅同心壘垣
齊列長蛇之勢首尾相從發胡騎之雄紛紜縱擊逐餘孽如鳥雀
獵殘寇似狐狸干矛杖行次于洄曲丞相之來也羣帥之志氣逾
厲統制之號令益明勢如雷霆功在漏刻賊乃悉其精騎以備洄
曲之師唐隋帥李愬新搃傷痍之軍稍厲奔北之氣城孤援絕地

逼勢危而能養貔虎之威未嘗矚視屈鷲鳥之勢不使怒形是以
收文成柵而降吳秀琳下興橋而擒李祐祐果敢多略衆以留之
或謂蓄患不利吾軍愬誠明在躬秉信不撓爰命釋縛授之親兵
祐感槩之心出於萬死縱橫之計果效六竒粵十月旣望陰凝雪
飛天地盡閉愬乃遣其將史旻仇良輔留鎮文城備其侵軼命李
祐領突騎三千以爲鄉導自領中軍三千與監軍使李誠義繼進
又遣其將田進誠領馬步三千以殿其後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
夕卷旆凌晨破關鋪敦淮濱仍執醜虜雖魏軍得田疇爲導潛出
盧龍鄧艾得田章旣登長驅縣竹用制竒勝與古爲儔四紀逋誅
一朝蕩定據宗廟之宿憤致黎庶之又安周漢以還莫斯爲盛帝
命策勲進弘爲侍中光顏重胤並爲司空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
道公武加散騎常侍節制鄜坊丹延道古進御史大夫文通加散
騎常侍王師獲金爵之賞環境蒙優復之恩掩骼埋胔除瑕宥罪
躋羣生於壽域還比戶於可封東西南北無思不服丞相旋請來

朝後加金紫光祿大夫封晉國公乃眷淮濱蒸人生殖俾擇循吏
撫其疾傷以宣慰副使刑部侍郎馬摠領淮蔡之任天子議功雲
臺追美將帥俾刻金石以揚休勲而百辟僉謀羣帥克讓推義士
之志敢貪天功徵賢臣之言實在君德於是搢紳之士暨侯服之
臣上獻鴻名式昭徽策然後光輝千古聲明百蠻詔命掌文之臣
文昌勒銘淮浦庶乎閱周雅者美宣王之中興觀劔銘者戒蜀川
之恃險銘曰

天有肅殺萬物以成雷風爲令霜霰爲刑君有武節四海以寧陳
之原野阻以甲兵在昔聖王格寧邦國武以禁暴刑以助德牧除
害馬農去蠱螫苟非戎功孰靜羣慝明明我后神筭精微九重獨
運千里不違宵衣盱食再安中寓始翦朔漠旋梟蜀虜丹徒縱滯
白門縛布服茲肆罪豈勞一旋淮夷怙亂四十餘年長蛇未剪寰
宇騷然逮于孽童逆志滔天懷柔匪及告諭罔悛帝念生人乃申
薄伐飛將鷹揚前鋒電發齋壇命信靈旗指越我武惟揚妖氣未

滅集于洄曲決戰摧兇豹略臨晉維留沓中栢栢攘帥應變無窮
浮壘暗渡束馬潛攻合以長圍絕其飛走布德滅妖升城獲醜商
不改肆農安其畝洄曲殘兵投戈束手帝嘉羣帥賞不踰時畫社
啓封珪組陸離泊于蠻貊服我英威刻之金石作戒淮夷

幽州紀聖功碑銘

并序

李德裕

幽州盧龍軍帥檢校左僕射張公仲武往年修獻捷之禮今歲有
銘勲之請二者君子躉之豈不以諸侯有四夷之功獻其戎捷春
秋舊典也宗周納肅慎之貢銘於楛矢天子令德也斯可以爲元
侯表可以爲後代法聖上嘉其勲而中禮乃命宰臣採其元功傳
於惇史臣德裕敢颺言曰夫兵者所以除暴害也愛人則惡其爲
害禁暴則惡其爲亂雖睿智不殺化之以神至德允懷招之以禮
然書有猾夏之戒傳有循刑之訓虞舜四罪乃成大功文王一怒
以至無侮非德教之助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
帝熙我文典煥乎光明極象外之微臻於至道鼓天下之動致於

中和慮必鉤深退而藏密故能神幾獨照成未兆之謀威光遠震制不羈之虜當其時也烽燧迭警羽書狎至人心大搖羣師沮氣皇帝以軒后之威神漢高之大略光武之雄斷魏祖之機權合而用之以定王業此議臣所以不敢望於清光也倬哉天地應而品物生君臣應而功業成故龍躍而雲從鶴鳴而子和方叔伐獫狁蠻荆來威安遠擊車師西域震服宜有良將殿于朔邊張公禮悅戰器書成傳癖張仲孝友子孺塞淵流落不耦光景未耀明主雅聞竒志持印而拜尉軍遙推赤心築擅而命元帥拔自雄武授之薊門果能精誠奮發策慮偏臆千里獻籌一心憂國則知龍顏善將任人傑而不疑日角好謀歎敵國而強意迴鶻者本北狄之裔也或曰獯狁或曰山戎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前史載之悉矣暨薛延陀之敗也酋帥吐迷度率衆款塞太宗幸靈武納降立迴鶻部落置瀚海都督因我封殖遂雄北方代宗之戡內難也葉護以射鶻之士親扈戎旌亦由兗髯率師以翼周北貊梟騎以

助漢既滅大憝乃疇厥功特拜葉護司空歲贈繒二萬匹厥後飾宗女以配之立宮室以居之其在京師也淫祠雲構甲第綦布棟宇輪奐衣冠縞素交利者風偃挾邪者景附其翎侯貴種則被我文績帶我金犀悅和音厭珍膳蠲蠹上國百有餘年既而桀驁無親天命不祐僭侈極欲神道惡盈本國荐饑畜產耗半黠戛斯因利乘便遂焚龍庭墟落蕭條陰憐青燐今之烏介可汗亡逃失國竊號沙漠非我策命自爲假王其來也羨漫陰山睥睨高闕玄塞之下氛霧蔽天質貴主以前驅依大國而求援或丐我米糒救其饑人或邀我甲兵復其故地外雖柔服內有桀心因行人致辭徵呼韓故事願居光祿塞急保受降城其下有二部曰赤心宰相那頡啜持勒赤心者天性忿鷙戎馬尤盛初與名王嗚沒斯首謀內附俄而負力怙氣潛圖厲階爲嗚沒斯所招誘以俱竭可汗戮於帳下其衆大潰東逼漁陽上乃賜公璽書授以方略公以室韋悍亟之兵近我邊鄙俾其偵邏且禦內侵尋以徵役不供爲虜所敗

由是介馬數萬連亘幽陵伏精甲於松櫛布穹廬於磧鹵散若飛
鳥止如長雲火燎于原不可嚮邇公激義氣以虹貫發精誠而石
開竒計兵權密授髦雋乃命介弟仲至與裨將游奉蒙玉如清左
敵萬李君慶張自榮高守素李志操率銳兵三萬建旆而前介胄
雪照戈矛林植命以義殉壯由師直聲隆隆而未洩欲逐逐而不
食戢以聽命嚴而有威公曰險道傾仄且馳且射胡兵所以無敵
也致之平原勒以方陣我師可以逞志也於是據以莽平環以武
剛首尾蛇伸左右翼張輕騎旣合竒鋒橫驚如摧枯株如搏畜兔
攝虜者弗取陸梁者皆什虜侯王貴人計以千數然後盡羅服聽
悉數係纍谷靜山空靡有孑遺橐駝馱風澤而散旃墻罽幕布
野畢收馬牛幾至於谷量虜血殆同於川決徑路寶刀祭天金人
竒貨珍器不可殫論乃命從事李周瞳馳傳上奏又命牙門將國
從玘繼獻戎俘皇帝受而勞之羣臣畢賀昔長平七征驃騎六舉
竇憲合氐羗之衆陳湯檻城郭之兵或生靈滅耗士馬痛傷邀功

救罪矯命專征然猶告類上帝薦功清廟顧視二漢不其慙歟以
公威動蠻貊功在漏刻因命公爲東面招撫迴鶻使先是奚契丹
皆有虜使監護其國責以歲遺且爲漢謀自迴鶻嘯聚靡不鳴張
公命裨將石公緒等諭意兩部戮迴鶻八百人雖介子討罪於龜
茲班超行誅於鄯善未足儔也迴鶻又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七人
詭辭結歡潛伺邊隙公密賂其下盡得陰謀且欲馳入五原大毆
雜虜公逗留其使緩彼師期竟得人病馬瘠縮衄而退挫銳解紛
繫公善計今烏介自絕皇澤莫敢近邊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
求活盡徒餘種屈意黑車寄託遠遁流離饑凍黑車亦倚其威重
迫脅諸戎造謀藉兵解仇交質自謂約賫深入漢將取而未期渡
幕輕留王師往而非利公以壯猷遠御長計羈縻不媮避嫌之便
終盡致敵之術將時動而得雋豈歲數而勝微矧乎明主杖將帥
爲爪牙視戎狄爲鼠彘方獵猛敵不翫細娛非周宣無以成召虎
之勳非漢宣無以聽營平之計勗哉上將光我中興公前後受降

三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姊一人都督外宰相四人其他侯王騎將不可備載王褒以日逐歸德稱爲人瑞班固以稽落蕩寇大振天聲孰若天子神武百蠻震懼乘其威困臨以兵鋒刈單于之旗納休屠之附非萬里之伐無三年之勤魏乎成功輝焯後代宜刻金石以揚鴻休銘曰

大和之初赤氣宵興開成之末彤雲暮疑異鳥南來胡滅之徵北夷颯掃厥國土崩逼迫遷徙震我邊鄙長蛇去穴奔鯨失水上都薊門近連千里曾不畏天猶爲驕子丐我邊穀邀我王師假我一城建彼幡旗歸計強漢郅支嫚辭狼顧朔野伏莽見羸鴈門之北羗戎雜處濊濊羣羊茫茫大鹵縱其梟騎驚我牧圉暴若豺狼疾如風雨皇赫斯怒羽檄徵兵謀而泉默斷乃雷聲沈機變化動若神明沙漠之北虜無隱情漁陽突騎燕歌壯氣赳赳元戎眈眈虎視金鼓誓衆于旄蔽地爰命其弟屬之大事翩翩飛將董我三軍稟兄之制代師之勤威略火烈胡馬星分戈迴白日劒薄浮雲天

街之北旄頭已落絕轡之野蚩尤未縛俾我元侯恢弘遠略取彼單于係之徽索陰山寢烽亭徽橐弓萬里昆夷九譯而通蠻夷旣同天子之功儒臣篆美刊石垂鴻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九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

碑十二 摠八首

家廟

唐西川節度副大使中書令南康郡王章公先廟碑韓德

唐丞相司空燕國公先廟碑

唐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公廟碑韓雲卿

唐淮南節度使李公先廟碑白居易

唐宣武軍節度副大使令狐公先廟碑劉禹錫

唐興元節度使王公先廟碑

唐魏博節度使沂國公田公先廟碑韓愈

唐河陽軍節度使烏公先廟碑

唐故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成都尹劔南西川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管内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統

吳興姚

鉉

纂

押近界諸蠻夷西山八國雲南安撫等使上柱國南康
郡王贈太師韋公先廟碑銘并序 權德輿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乃立宗廟以安神明德厚流光追養繼孝
順而下之曰義等而上之曰仁國家稽合禮文損益前載崇功貴
仕得祠四室於王制酌諸侯二昭二穆之義於祭統見君子盡志
盡物之誠惟太尉中書公南康郡王懿文經武保合昌運左右德
宗格于皇天始恢隴坻之旅終化岷峨之俗貴爲上公位極元台
克肆忠力乃圖孝享作新廟于京師大安里古者揚其功烈銘于
祭器近古以魯鍾衛鼎追琢先德不若鏤文字於麗牲之碑之爲
詳也乃謹而書之云公姓韋氏京兆杜陵人自扶陽重侯用經明
至宰相後裔蕃昌德與位偕積十六葉至六代祖範字元禮以字
行於代仕周爲車騎大將軍入隋爲沂州刺史啓土郿城易名曰
莊實生孝恪雅有文憲武德初由侍御史爲洛州別駕生司農府
君諱機爲第一室端誠正志休有厥聲專對出疆艱貞復命著西

征記以獻太宗嘉之剖符澶州修起儒術三典卿曹陟降屯夷操
持貴倖不避疆禦繕理宮室得其時制史氏書之爲唐名臣以夫
人隴西郡君辛氏配司農生坊州府君諱餘慶爲第二室清和修
繫履道不回歷右驍衛兵曹參軍以至二千石以夫人武功蘇氏
配坊州生贈太子少保府君諱嶽爲第三室方嚴貞幹政事修明
在武后時以直忤旨由太原令移佐睢陽出入四紀績宣中外歷
殿中監剖符八州盧海潮號眉徐衛陝所至之邦有威有懷凡再
追命以夫人扶風郡夫人竇氏配少保生贈太子太師府君諱賁
爲第四室盛德循行含章自牧歷藍田尉淑聲流聞上纂崇厚下
貽風訓凡三追命以夫人涼國太夫人段氏配噫嘻自扶陽至郿
城積丕烈於前史自考廟至顯考廟流熾昌於後葉列於禘嘗儲
厥義方故南康郡王苞五常貞四教秉靈傑出含道中立初誓偏
師建竒功扞大患立大節以儒衣法冠授律鑿門佩亞相之印綬
修元侯之節制就加宗工入掌金吾撫征全蜀命賜備厚由地官

轉天官參總端右平章宰政進中書令加司徒太尉鉞鉞鉅鬯旂
鑿瑯戈有嚴有翼乃蔚乃赫忠厚博大以阜俗信廉仁勇以成師
南蠻納邸西羌解辦象胥譯戎捷樂府陳夷歌守正持重推誠畢
力開地通道者九千餘里生聚教訓者二十一年天文紀功刻在
金石暨德宗棄天下太上居諒闇危言急病體國忘身毅然君子
之道卓爾大臣之節永貞元年秋七月考終命于理所策贈太師
有司奏謚曰忠武公自廟成距今凡八年矣以公天子守臣安危
注意不得視滌濯承吉觸而元兄國子司業聿實奉朝請薦其常
事孝友而才稱於士林初公之仲兄曰暈屯田貞外郎贈鄧州刺
史叔氏曰肇太子左庶子兼御史大夫贈左散騎常侍咸以器望
而延褒錫公之夫人贈魏國夫人張氏其祖禰與外王父皆秉國
鈞爲天下華腴嗣子工部貞外郎行立銜恤無怙齊喪中禮大凡
四廟之支旁尊羣從烜赫昭融不可勝書至若質明光近沐浴盛
服虛中以理嘉薦匪懈而無違心太禧沈齊馨香條鬯旣思其志

意若聞平容聲洞洞乎屬屬乎有以見舉十倫而備百順昔素王
之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其斯之謂乎司業悼手足之凋落感春
秋以悽愴永懷明發俾篆斯文銘曰

新廟有恤靜深奕奕孝孫匪懈玄衮赤舄洪闕章章乃侯乃王漢
稱扶陽唐有南康二十三葉沛然蕃昌四室崇崇斯焉享嘗烈烈
南康温良能斷謀猷樽俎文武楨榦汧岐之西稜沚銷散并絡之
下天文昭煥撫封全歸冥實德輝聿脩孝享家法無違以昭以穆
以嗣以續和氣婉容苾芬烹熟子孫小大罔不祗肅神之聽之報
以介福

唐金紫光祿大夫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太微

宮使上柱國燕國公于公先廟碑銘

并序

權德輿

國朝之制二品已上祠四廟三公品第一雖有始封亦不敢逾焉
元和五年相國司空燕國公立新廟於京師蘭陵里司空公以文
武偉才肆勤納忠外貞師律入作公相以平水土以調乎陰陽

深惟祖禰尊尊之義昭穆親親之道乃圖廟食以永代德公姓于氏河南人七代祖謹後魏柱國大將軍周太傅三老燕國文公六代祖寔周文左輔隋贈司空燕國安公五代祖象賢驃騎大將軍會昌定公惟三葉有大勳力于北朝乞言而為惇史體國以全至公四代祖益州郫縣令諱德威夫人京兆韋氏曾祖緜州顯武縣令諱玄範夫人北海唐氏王父贈刑部尚書諱汪夫人北海王氏烈考贈司空諱夔夫人邠國太夫人京兆韋氏凡宗廟之數郫縣為初室顯武為二室尚書為三室司空為親室其配各以夫人氏交神明之道也惟郫縣顯武遵道服儒廉退潔修且曰邠曼容陳仲弓吾之師也故仕不過六百石而以理效聞尚書沈冥善閉舍道特立以處士燕居至于沒身凡三追命至大司寇先司空廣大而靜默恭儉而好禮合二雅循四教推明理古之學貶絕非聖之書恬智交養龜頤不惑起家益州東陽主簿四徙官至寧州真寧縣令又再轉至泗州司馬祿至卑而仁及物道未泰而志不懾公

卿大夫之間尊有道而踈利權天寶末宰執擅朝惡其剛介不附已故官止郡佐而慶延身後朝典加恩亦三追命曰密州刺史吏部尚書以至于論道焉長子頌專良有士行終洋州司戶參軍家子頌貞幹強敏程功賦職歷戶部侍郎以公事貶泉州司戶贈楚州刺史幼子頌吏理清明仕至長安縣尉司空公即第三子也英朗閑達剛方博厚才可以扞大患學可以析羣疑彌綸中朝則尚書郎京邑廷尉皆有懿績惠綏外服則湖蘇號陝二千石察廉克宣功化繇山南東道節度使平章事入覲居中策拜顯尊紹文公安公之爵地展盡志盡物之誠敬悽愴怵惕精明吉蠲詩云春秋匪懈享祀不忒司空當之矣又曰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先公巨之矣又狀先公之行其大略曰孔宣父應聘歷國因而老于洙泗我先君宦學於天寶之年而操之者甫忠謂林甫國忠先君於無窮乎又曰小子不敏不通先君之大道不識先君之大行不肖之罪也類是者千餘言其太史公自序之風可以論譔酌之祭器德輿

外王母公之從母也故其門中風訓獲周知之忝備重任在公下列公以廟銘見授頓伏上聞尊嚴咫尺實奉面命其傳信不敢曼辭銘曰

燕文三老弼魏佐周安公定公亦播厥猷耶縣顯武一同丕矩尚書司空三命追崇義訓忠教公台焜耀乃封故地乃建新廟新廟是宜膺禱告祠齊明盛服乃順乃時卑靜以正如親聽命求福不回孝孫之慶刻銘斯碑以代奉夷

唐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公廟碑銘

并序

韓雲卿

戊申歲六月尚書左僕射趙國公圓薨天子罷朝三日喪禮贈賻加異常數詔贈太子太師謚曰某嗣子某遵荷先訓敦率舊禮五月而葬二十五日而祥始立廟洛邑曰考廟王考廟皆二丈有七從四尋衡八尋二戶立楹外垂四阿圻填彩繪施以丹曠齋室爨室庭垣稱之連族氏纁躅清顯銘其德太師崔氏河東武城人也係于齊著于漢荷先少師之純孝溫重稟受元和緯文經武爲國

梁柱賊臣祿山憑犯河華玄宗順動南遊蜀漢公爲居守有扶掖再造之勲函洛阻絕人惟蠱毒肅宗振旅朔陸殲靜禍亂公爲宰衡有翊贊戡復之謀山越之難淮泗之疑茂勲盛業疇爲公比禮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宜廟食以銘于鼎以某月之某日寢廟旣成庭除旣平備器潔服儉而中禮先饗七日致齋具物水草陸產醴酪牲牲之備外盡物也色溫行宛身屈意愉懼不及內盡志也禮卒奠撤齋莊之色如存焉歎息之音如聞焉君子曰吾觀崔氏之享有以知禘嘗之義焉古者諸侯立五廟有鼎與樂有國之制侯伯有爵而無土廟有鼎祭樂不克立五廟而立三廟不銘于鼎而銘于碑其銘曰

顯顯太師天孕鴻才恢張碩勲輝輝衡台惟昔茲兇旣息犯順當時無虞區宇駭震玄宗南巡功著巴岷肅宗戡復勲揚策牘銷殄氛稜宣明日月於惟大師誰將比烈

唐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趙郡李公家廟碑銘

王建侯侯建廟廟有器器有銘所以論譔先德明著後代或書于鼎或文于碑古今之通制也維開成某年某月某日宣武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趙郡李公齊沐祗慄拜章上言請立先廟以奉常祀於是得請于天子承式于有司是歲某月某日經始于東都明年某月某日有事于新廟外盡其物內盡其志三獻百順神格禮成其友居易以李氏宗祖世家名爵與僕射志行官業書于麗牲之碑謹按家略九代祖善權後魏譙郡守八代祖延觀徐梁二州刺史七代祖續某郡太守六代祖顯達隋潁州刺史五代祖遷皇朝宣毅二州別駕贈德州刺史高祖孝卿右散騎常侍贈鄧州刺史曾祖府君諱敬玄總章儀鳳間歷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趙國公謚曰文憲才智職業載在國史今祭于第一室以妣薊國夫人范陽盧氏配焉王父府君諱守一屬世難家故不求

聞達避榮樂道與時浮沈終成都府郫縣令祭于第二室以妣榮陽夫人鄭氏配焉先考府君諱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府君爲人篤於家行飾以吏事動有常度居無惰容所蒞之邑有善政辭滿之日多遺愛不登貴位其命矣夫今祭于第三室以先妣上谷夫人范陽盧氏配焉府君累贈至尚書右僕射夫人累贈至上谷郡太夫人前後凡三追命六告第渥澤疊洽自葉流根從子貴也郫縣魏陵府君咸善積于躬道屈於位儲祉流慶而僕射生焉僕射名紳字公垂六歲丁晉陵府君憂孺慕號踊如成人禮九歲終制孝養上谷太夫人年雖幼承順無違家雖貧甘旨無闕侍親之疾冠帶不解者三載餘可知也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五日餘可知也先是祖妣考妣晉陵府君前娶夫洎叔父兄妹之殯咸未歸柩各處一方公在斯練中親護九喪匍匐萬里及期喪事禮無闕違至誠感神有靈烏瑞芝之應事動鄉里名聞公卿言孝友者以爲表率憲宗嗣統三年李錡盜據京口公寓居無錫會擢第

東歸錡聞公名署職引用初詢以謀畫結舌不對次強以章檄絕筆不書誘之以厚利不從迫之以淫刑不動將僇辱者數四就幽囚者七旬誠貫神明有死無二言名節者以爲準程朝廷嘉之拜右拾遺歲餘穆宗知公忠孝文行召入翰林特授司封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承顏造膝知無不言獻替啓沃如石投水俄拜御史中丞戶部侍郎既而望屬台衡朝當晏駕時移世變遂出掾高要佐潯陽旋爲滁壽二州刺史大凡公之爲政也應用無方所居必化卧理二郡以去害爲先故有盜奔獸伏之感廉察浙右以分憂爲切故有卹鄰活殍之惠尹正河洛以革弊爲急故有摘姦抉蠹之威文宗知公全才以汴難理乃授鈇鉞俾鎮綏之初宣武師人驕強悍狂亂徼利積習生常公既下車盡知情僞刑賞信惠合以爲用一年而下懲勸二年而下畏服三年而下恥格肅然丕變薰然大和撫之五年人俗歸厚至於捍大患禦大災卻飛蝗遏暴水致歲於豐稔免人於墊溺噫微公之力汴之民其爲殪乎

其爲魚乎殊績尤課不可具舉天下征鎮淮海爲大非公作帥不足以及長東諸侯制加銀青光祿大夫楊州長史淮南諸道節度觀察等使餘如故詔下之日出次于外軍門不擊柝里巷無吠犬從容五日按節而東百姓三軍挈壺漿捧篋醪遮道攀餞者動以萬輩皆嗚咽流涕如嬰兒之別慈母焉噫若非袴襦之惠及其幼稚雞豚之養及其老艾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則安能化暴戾之俗一至於此乎西人泣送東人歌迎梁楚千里風文化移膏雨景星所至蒙福于時開成會昌之際上方致理公未登庸顯顯蒼生環望而已盛矣哉大丈夫生於世也以忠貞奉乎君以義利惠乎人以黻冕貴乎身以宗廟顯乎親以孝敬交乎神宜其荷百祿輔一德爲有唐之宗臣者歟君子謂李氏之廟也休哉公之祭也順哉然曰有孫如此有子如此可謂孝也故其碑銘云
祭祀從貴爵土有秩諸侯之廟一宮三室皇皇西室皇祖中書孝孫追遠昭穆有初顯顯中室王父耶令順孫祗享盡孝盡敬肅肅

東室先考晉陵嗣子奉薦孝思蒸蒸嗣子其誰僕射公垂公垂翼
翼齋嚴諒直爲子爲臣有典有則載膺休命載踐右職以孝肥家
以忠肥國乃授侯伯燾鉞旂戟乃饗祖禰牲牢黍稷家聲振耀國
典褒飾六命徽章三世血食光大遺訓顯揚先德子孫承之垂裕
無極

唐宣武軍節度副大使檢校禮部尚書令狐公先廟碑

銘并序

劉禹錫

今上元年七月十三日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汴宋亳等州觀察處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
大夫上柱國彭陽縣開國伯令狐公西嚮拜章上言守臣楚蒙被
恩澤列爲元侯得立家廟以奉常祀制書下其奏于有司於是善
相考祥得地于京師通濟里居無何新廟成公以守藩故申命季
弟監察御史定卜牲練日越八月丁亥祔饗三室埴墉以尚幽設
幄以迎精禮無尤違神用寧謚第一室秦州上邽縣尉諱濬以妣

太原王氏配第二室絳州昌化縣令贈吏部尚書諱崇亮以贈太
原郡夫人河東柳氏配第三室太原府功曹叅軍贈司空諱承簡
以妣贈魏國太夫人富春孫氏配明年十月公由浚郊以介圭入
覲真拜戶部尚書進爵爲魯侯既辭戎旃得以列侯謁三廟是歲
南至上不視朝又得以時展祭先期致齋栗然以敬既齋盡志歆
然永思奉其百順陳以具物始躋而虔恭終獻而汎瀾既卒事顧
麗牲之石宜有刊紀乃俾家老授其謀于所知云令狐晉邑也晉
大夫魏顥以輔氏之功始封焉其易名文國語所謂令狐文子是
也其先周文王之昭畢公高之裔畢萬爲晉卿始封于魏自萬至
顥蓋四世其後三十七世藍田侯蚪仕拓魏爲燉煌郡太守子孫
因家遂占數爲郡人藍田之孫熙在隋爲納言惟上邽府君納言
之玄孫道克肖而位不至惟尚書府君西州之右族光未耀而德
已基惟司空府君志爲君子儒以經學居上第調補安陽縣主簿
歷平正縣尉汾州司法叅軍陝州大都督兵曹終于太原府首掾

始以顯經進既仕旁通百家愛穀梁子清而婉左丘明國語辯而工司馬遷史記文而不華咸手筆朱墨究其微旨愷悌以肥家信誼以急人德充齒耄獨享天爵故休祐集于身後徽章流乎佳城凡以子貴承澤降命書告第者始贈尚書祠部郎中再贈禮部尚書三加右僕射四進太保五爲上公先太夫人亦四從封密印纍纍邦族聳慕生三子皆才彭陽爲嗣次子從端實肅給令爲檢校膳部郎中叅河東軍事季子前所謂爲監察御史今主柱下方書溫敏而有文綽綽然真令兄弟惟彭陽公以辭筆取科名翰飛叅侍從由博士主尚書牋奏典內外書命遂登樞衡言文章者以爲冠擁節揔戎率身和衆留惠于盟津變風于浚都言方略者以爲能夫浚師嘍喑難治乘釁竊發寤成習俗莅止五載飲和革心車馬來朝人皆隕涕問公還期觴必祝之留爲常伯旋命居守汴人聞公之東近而愈懷翹翹瞿瞿咸西其首言遺愛者可紀焉貴而率禮老而能慕怵惕于霜露齋莊于廟祧睦其季仲施及鄉黨言

孝悌者歸厚焉勒銘于碑以代彝鼎文曰

已孤之孝莫如備物顯顯新廟四阿三室時惟仲月卜用柔日醴醴芬牲牲拞肥腍邊甌在堂蕭管在庭孝孫蒸蒸恭若奉盈低簪委紳薦俎登銅彤纒交感流涕緣纓禮以備儀誠以致美祖考來格錫之休祉工祝告訖退循軒祀乃授風人作詩以紀猗歟彭陽之寵光佐憲皇西省東臺迭爲侍郎國之大柄咨爾平章敬宗凝旒俾鎮雍丘入爲地官今守東周彭陽之忠厚宜介福以壽東郊旣釐可復朝右縣縣其曹系于周舊由我顯起必昌其後大和紀元作廟之首刻碑廟門龍集巳酉

唐興元節度使王公先廟碑銘 并序

唐制五等有爵服而無山川登于三軍得立四廟備物崇祀以交神明敬先報本以輔孝治有國之令典也惟長慶三年前相國王公始卜廟于西京崇業里公時鎮劔南東川上章曰臣涯官秩印綬品俱第三請如式以奉宗廟制可是歲仲冬申命長男孟堅附

其主于三室明年公入爲御史大夫復以十一月躬行蒸祭間歲
公出梁州就拜司空禮崇異數廟加祀室大和二年增新室旣成
祔顯考尊位告饗由禮觀之者以爲世程第一室上儀同幽州別
駕府君諱元政以妣博陵崔氏配第二室湖州安吉縣令贈尚書
刑部員外郎府君諱實以妣贈扶風縣太君馬氏配第三室朝散
大夫青州司馬贈戶部侍郎府君諱祚以妣贈武威郡太夫人賈
氏配第四室曰温州刺史贈太尉府君諱冕以妣贈魯國太夫人
博陵崔氏配初周王太子晉遇浮丘化爲神仙時人號曰王家其
後遂以命氏顯于秦者曰翦三世將秦師子孫分居晉代間東漢
有徵君霸霸孫甲亦號徵君徙居祁縣爲著姓故至于今爲太原
人自漢涉魏益以熾昌凡十葉至後魏度支尚書廣陽侯罔廣陽
有二子神念神感神念南奔梁神感北仕齊惟儀同府君廣陽侯
五代孫也唐興于太原實從義旗佐成王業故有開府儀同之寵
惟刑部府君以功臣子理二邑不躋貴仕故有錫羨後大之祥惟

戶部府君幼孤以孝聞于鄉曲未冠以文售于有司由前進士補
延州臨安縣主簿會詔徵賢良策在甲科授瀛州饒陽尉歲滿遷
渭南天后在神都而東畿差重遂由渭南轉河陽適建萬象神宮
甸內吏分董其役因上書切諫繇是名益聞開元初以大理司直
馳駟車聯讞太獄聞禹朔漠至止決平早以藥棘傷生晚成劇恙
樂就夷曠故不至大官惟太尉府君生于治平時以文學自奮年
十有五貴然從秋賦明年春昇名于司徒又一年玄宗御層樓發
德音懸文辭政術科以置旄士府君策最高授太常寺太祝未幾
復以能通道德南華冲虛三真經進齎屋尉天寶中歷右拾遺左
補闕禮部司馬二員外郎屬幽陵亂華遣兵南服因佐閩粵改檢
校比部郎中行軍司馬時中原甫寧江南爲吉地二千石多用名
德乃以府君牧温州朝廷虛公卿以侯高第及聞永嘉人輟春罷
社薦紳間以丕淑相弔焉雖位負于道而邁德垂矩後之人得以
續承丕揚之其儲休啓祐有自云爾生三子皆聰明絕人長曰沼

以神童仕至檢校禮部郎中次曰潔以奇文仕至國子司業今代
郡公實季子也早在文仕射策連中咸世其家貞元中德宗聞其
名自藍田縣召入禁中視草厥後三典書命再參內庭憲宗器之
付以國柄翊贊有道雖策免常居大寮今年自梁州請覲上思用
舊臣爲羽儀遂領太常其公府如故以一心事六君顯官重務靡
不揚歷且夫起諸生至三公而心愈卑道益廣出授黃鉞以臨諸
侯入服華章以謁家廟追崇極大位血食備多室享全榮而奉昭
薦嗚呼公侯之孝歟宜書廟器以視喬公之三鼎其辭曰

閔宇神庭邃清而嚴上公之儀四室眈眈犧以潔牲粢以大糝交
神尚敬合魂尚氣子姪宗工駿奔奉事副笄侈袂儼恪居次孝孫
兢兢執爵而升以裸以濯以伏以興水陸具來羶膻畢登列于園
方其氣增增乃祔乃嘗敬而追遠二昭二穆孝以尊本瞻瞻几幄
踳踳堂闌禮成起慕涕落玄袞濡露踐霜誰無永懷不如達者哀
與榮借逢時奮庸誰不得位不如仁人以道爲貴惟公之達兮名

以顯親惟公之仁兮德以澡身六朝之清臣一代之全人宜其世
家翼翼振振罔不肅祗于廟門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田公先廟碑銘 并序 韓愈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召太史
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
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
街訓事耐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子
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
閣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
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駟馭泮閔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
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靜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
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按魏博節度
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
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

其子勿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相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臣制狎于太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威順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伐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門束縛弓戈考校度程堤疆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旗橐兜戟纛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逮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媿德振賢梁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祉見于著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嚮式時祖考之思

唐河陽軍節度使烏公先廟碑銘并序

元和五年天子以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乃陰與寇連奔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已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以其廟享即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軍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廟烏氏著於春秋譜于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秦有獲爲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洽

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才力顯及武德已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于渤海上海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墜厚累石縣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十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勵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即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爲長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疆墟備禮登壇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相左孫奚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光對無羞乃惟有人昔命平盧爲難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

士有追息來觀來齋以饋黍稷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一

吳興姚

鉉

纂

碑十三摠五首

釋議例銘附

天台智者大師碑 梁肅

左谿大師碑 李革

天台法門議 梁肅 止觀統例附

心印銘附

天台智者大師碑并序

梁肅

天台山西南隅一峯曰佛隴蓋智者大師得道之所前大佛教重光之地陳朝崇之置寺曰脩禪及隋創國清廢脩禪號號為道場自大師入滅一百八十餘載長老比丘然公光昭大師之遺訓以啓後學門人安定梁肅聞上易名銘勒大師之遺烈以示後世云大師諱智顛字德安時號智者其先穎川陳氏世居荊州之華容感緣應迹載在別傳夫治世之經非仲尼則三王四代之制寢而不章出世之道非大師則三乘四教之旨晦而不明昔如來乘

一大事因緣菩薩以普門示現自華嚴肇開至雙林高會無小無大同歸佛界及大雄示滅學路派別世既下衰教亦陵遲故龍樹大士病之乃用權略制諸外道乃詮智度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惠文禪師得之由文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嶽思大師當時教尚簡密不能廣被而空有諸宗扇惑方夏及大師受之於是開止觀法門其教大略即身心而指定慧即言說而詮解脫大中一實相之宗趣無證真得之妙自發心至于成道行位昭明無相奪倫然後誕敷契經而會同之煥然冰釋示佛知見窺其教者脩焉息焉蓋無入而不自得焉大師之設教也如此若夫弛張用捨開闔默語高步海內爲禪宗師大明在天光被四表大雲注雨旁施萬物繇是言佛法者以天台爲司南殊塗異論往往退息緣離化城示滅茲山是歲隋開皇十七年也夫名者實之賓教者道之門大師涵其賓闢其門自言地位示有證入故感而應之之事可得而知也若安住法界現爲比丘等覺歟妙覺歟不可得而知也當是

時也得大師之門者千數得深心者三十有二人纂其言行於後世者曰章安禪師灌頂頂傳縉雲威禪師威傳東陽東陽縉雲同號時謂小威威傳左谿朗禪師自縉雲至左谿以玄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左谿門人之上首今湛然禪師行高識遠超悟辯達凡祖師之教在章句者必引而伸之後來資之以崇德辨惑不可悉數蓋嘗謂肅曰是山之佛隴亦鄒魯之洙泗妙法之耿光先師之遺塵爰集于茲自上元寶曆之世邦寇擾攘緇錫駭散可易名建寺脩持塔廟莊嚴佛土迴向之徒有所依歸繫衆人是賴汝吾徒也盍紀諸文言刻於金石俾千載之下知吾道之所以然小子稽首受命故大師之本迹教門之經明後裔之住持皆見乎辭其文曰

諸佛出世惟一大事天台教源與佛同致赫赫大師開示奧秘載弘道要安住圓位白日麗天下文明大師出現國土化成無生而生生化兩明薪盡火滅山空道行五世之後閒生上德微言在

茲德音允塞明明我后易名淨域此山有壞此教不極

故左谿大師碑銘并序

李華

百億三昧無非度門於覺照中而得自在過去大士時惟左谿左谿傅氏之子法號玄朗字惠明其先北地泥陽人漢魏大族隋晉南渡家於義烏今爲東陽義烏人也自江夏太守極梁居士翕賢達相承世謂居士爲諸佛化身杳不可測左谿則居士六代孫梵行之門宜生上德母葛氏夢天降靈瑞而娠左谿心靜體安迄于乳育生九年矣辭家入道兼綜羣言曰此法門之畎澮也如意年中剃度隸義烏清泰寺尋光州岸律師受具戒就會稽印宗禪師商律部重山深林怖畏之地獨處巖穴凡三十年宴居左谿因以爲號每言石泉可以洗昏蒙雲松可以遺身世吾以此始亦以此終于所居一方建立精舍約而不陋跪懺其間如來諸大弟子皆菩薩僧大迦葉之頭陀舍利弗之智惠羅睺羅之密行須菩提之解空此四者皆最上乘同趨異名分流合體舍利弗先佛滅度佛

以法心付大迦葉此後相承凡二十九世至梁魏間有菩薩僧菩提達摩禪師傳楞伽法八世至東京聖善寺弘正禪師今北宗是也又達摩六世至大通禪師大通又授大智禪師大智禪師降及長安山北寺融禪師蓋北宗之一源也又達摩五代至璨禪師今南宗是也又達摩四代至信禪師信又授融禪師住牛頭山今徑山禪師承其後也至梁陳間有惠文禪師學龍樹法授惠思大師南岳祖師是也思傳智者大師天台法門是也智者傳灌頂大師灌頂傳縉雲威大師縉雲傳東陽大師左谿是也又弘景禪師得天台法居荊州當陽傳其禪師俗謂蘭若和尚是也左谿所傳止觀爲本祇樹園內當聞此經燃燈佛前無有少法因字以詮義因義以明理因理以同如定慧雙脩空有皆捨此其略也菩薩或以性海度或以普門化香象至底彌樓最高其餘幽贊不知充滿法界夫知上法易行上法難脩上法易證上法難明謂左谿爲有則實無所行謂左谿爲無則妙有常住視聽之表巍巍左谿因恭禪

師重研心法十八種物行頭陀教厥後奉東陽威大師得最上乘
詮第一義現聲聞像弘大覺心不可名也偏袒跪膝奉觀音上聖
願生兜率天親近彌勒彈磬衣鉢嚴具尊儀焚香稽首則舍利降
靈光發寺非正陽屋宇凋落殿移則像毀財匱則力艱左谿杖錫
指搗工人聽命如從舊館儼若天成心不離定中口不嘗藥味耄
期之歲同於壯齡告門人曰吾六印道圓萬行無得戒爲心本爾
等師之天寶十三載九月十九日就滅春秋八十二夏六十四四
輩號慟如慕如疑香木幢幡雷動山谷鄉人或夢左谿居寶閣第
四重者寤告其鄰與之夢協兜率天者第四天也願力所屆廣度
人天既茶毗已門人分舍利建塔於左谿遵像法也城邑之人願
獲親近分半舍利起塔於州某原申未慕也左谿僻在深山衣弊
食絕布紙而綻掬泉而齋如緇纒之温均滑甘之飽誦經則翔禽
下聽洗鉢則羣猿來捧宴坐一室同法界之大蕭然一院等他方
之遊或問曰萬行皆空云何苦行對曰本無苦樂妄習爲因衆生

妄除我苦隨盡又問曰山水自利如聚落何對曰名香挺根於海
岸如來成道於雪山未聞籠中比大寥廓至若旱蛙躍流瞽犬能
視雲雷興而獵者捨弓矢鱗介絕而漁者壞罾梁舉其倬然曷可
殫載弟子衢州龍丘九巖寺道賓越州法華寺僧法源僧神邕本
州靈隱寺僧玄淨栖巖寺僧法開蘇州報恩寺僧道遵皆菩薩僧
開左谿之祕藏常州福業寺僧守真杭州靈耀寺僧法澄靈隱寺
僧法真明州天寶寺僧道源淨安寺僧惠從本州開元寺僧清辨
純得醍醐飽左谿之道味入室弟子本州開元寺僧行宣常州妙
樂寺僧湛然見如來性傳左谿之法門新羅僧法融理應英純理
應歸國化行東表弘左谿之妙蹟菩薩戒弟子傳禮王光福等菩
提惠牙霑左谿之一雨清辯禪師等荷擔遺烈見請斯文銘曰
磁石湊金澄流見月法與心起緣隨定設衆生未度我爲舟筏將
如趙代豈望荆越趨道云何知之在行殫煩惱驚開寂滅城不住
之住無生之生兜率天樂徘徊下迎潺湲左谿東入滄海青松白

日人亡地在四輩盡哀時乎不待頌德空領劫衣無改

天台法門議

梁肅

論曰脩釋氏之訓者務之而已曰戒定惠斯道也始於發心成于妙覺經緯於三乘導達於萬行而能事備矣昔法王出世由一道清淨用一音演法機感不同所聞益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大小之義播於諸部粲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說種種道其實為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喻之以衆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門自他兩得同詣祕密此教之所由作也洎鶴林滅而法網散神足隱而宗途異各權所得互為矛盾更作其中或三昧示生四依出現應機不等持論亦別故攝論地持成實惟識之類分路並作非有非空之談莫能一貫既而去聖滋遠其風東扇說法者桎梏於文字莫知自解習禪者虛無其性相不可牽復是此者非彼未證者謂證惠解之道流以忘反身口之事蕩而無章於是法門之前統或幾乎息矣既而教不終否至人利見惠

聞惠思或躍相繼法雷之振未普故木鐸重授於天台大師大師像身子善現之超悟備帝堯后舜之休相替龍樹之遺論從南岳之妙解然後用三種止觀成一事因緣括萬法於一心開十乘於八教戒定惠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明白可舉而行是故教無遺法法無棄人人無廢心心無釋行行有所證證有其宗大師教門所以為盛故其在世也光照天下為帝王師範其去世也往來上界為慈氏輔佐卷舒於普門示現降德為如來所使階位境智蓋無得而稱焉於戲應跡雖往正言不墜習之者猶足以抗折百家照示三藏又況聞而能思思而能脩脩而能信信而不已者歟斯人也雖曰未證吾必謂之近矣今之人正信者鮮遊禪關者或以無佛無法何罪何善之化化中人已下馳騁愛欲之徒出入衣冠之類以為斯言至矣且不逆耳故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落空谷殊不知坐致焦爛而莫能自出雖欲益之而實損之與夫衆魔外道為害一揆由是觀之此宗之大訓此教之旁濟其

於天下爲不侔矣自智者傳法五世至今天台湛然大師中興其道爲予言之如此故錄之以繫乎篇

止觀統例

夫止觀何爲也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即絕待以照本御大車以禦正乘大事而揔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賾而體神語其近則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闕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用所以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

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對之義中道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含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爲小爲大爲通爲別爲頓爲漸爲顯爲祕爲權爲實爲定爲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爲一爲大爲圓爲實爲無住爲中爲妙爲第一義是三一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爲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爲言者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爲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自假則何法非假舉空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脩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機窮理盡性之說乎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彌綸萬法而不差旁薄萬劫而不遺盡載恒沙而不有復歸無物而不無寓名之曰佛經號之曰覺究其旨

其解脫自在莫大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者如此所謂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也十章者恢演始末通道之關也五略者舉其宏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乘者妙用所脩發行之門也止於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闕其餘者非脩之要也乘者何也載物而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也知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豈籍夫九哉九者非他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其所發安心者安無所安徧破者徧無所破爰至餘乘皆不得已而說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爲章目推而廣之不爲繁統而簡之不爲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雜也如懸鏡不可舛也如通川不可遏也議家多門非諍論也按經正義非虛說也辨四教淺深事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爲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從而釋之又何踈漏邪或稱不思議

境與不思議事皆極聖之域等覺至人由所未盡若凡夫生滅心行三惑浩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醯雞而說大鵬夏虫之議增冰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尋果地無益初學豈如暗然自脩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計爲事乎是大不然凡所爲上聖之域豈隔闕遼遠與凡境杳絕歟是唯一性而已得之爲悟失之爲迷一理而已迷而爲凡悟而爲聖迷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離異同而究聖神使羣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昧于日月之光行於重險之處顛踣墮落可勝旣乎噫去聖久遠賢人不出庸昏之徒含識而已至使魔邪詭惑諸黨並熾空有云云爲坑爲窞有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莽浪不能住者有太遠而甘心不至者有太近而我身即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竅號而稱惠者有奔走非道而言權者有假於鬼而言通者有放心而言廣者有罕言

而爲密者有齒舌潛傳爲口訣者凡此之類自立爲祖繼祖爲家反經非聖昧者不覺仲尼有言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由物累也悲夫隋開皇十八年智者去世至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其始曰灌頂其次曰縉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小威又其次曰左谿朗公其五曰荆谿然公頂於同門中惠解第一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詞爲本故也或失則煩或得則野當二威之際緘受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谿始弘解說而知者蓋寡荆谿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勤矣備矣荆谿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云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困而學之又其次夫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學而知之者天機深者也若嗜慾深耳目塞雖學而不知斯爲下矣今夫學者內病於蔽外役於煩沒世不能通其文數年不能得其益是則業文爲之屢校楛足也焚句爲之簸糠眯目也以不能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大於時也予常感感於是整其宏綱撮其機要其理之所存

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之迂其辭之鄙或雜除之或潤色之大凡浮疎之患十愈其九廣略之宜三存其一於是祛鄙滯導蒙童貽諸他人則吾豈敢若同見同行且不以止觀罪我亦無隱乎爾建中上元甲子首事筆削三歲在枿木之津功畢云爾

心印銘 陳諫序

安定梁肅字敬之學上觀法明於沙門元浩其未知也患不能知之既知之患不能至之於是作心印銘蓋机杖盤盂座右之類取其自省也其文自浩浩羣生至有無云云言未知也自本則不然至終篇言其既知也以既知之心印其未知號曰心印銘大抵與經論合而歸於無相庶乎哉諫獲與敬之游又嘗聞浩公之言故序其所由然著于銘之首云

浩浩羣生或動或靜或幽或明旁魄六合運用五行莫不因心而寓其形波流大馳出入如機如環無端莫知其歸或細不可視或大不可圍日月至明或以爲昏秋毫至微或以爲繁或囊括天地

或渴飲四海舒卷變化惟心所在天壽得喪惟心所宰心遷境遷
心曠境曠物無定心心無定象明則有天人幽則有鬼神苦樂相
紛如絲之勢有無云云不可勝言抑末也已本則不然惟本之爲
體寂兮浩兮不可遺兮顯矣默矣不可測矣統萬有於纖芥視億
載於屈指外而不入內而不出不闔不闢不虛不實無感不應無
應不神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常存而未始或存常昏而未嘗不昏
豈惟我哉蓋無物不然豈惟我得蓋無物不得混而爲一莫覩其
極故曰心生法生心滅法滅離一切相則名諸佛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一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二

碑十四 摠八首

釋二

吳興姚

鉉

纂

上都大安國寺大達法師玄秘塔碑裴休

大唐興善寺大廣智不空三藏碑嚴郢

澧州藥山故惟儼大師碑唐仲

衡州般若寺觀音大師碑張正甫

越州開元寺故律和尚塔碑梁肅

衡山大明寺律和尚塔碑柳宗元

撫州景雲寺律和尚塔碑白居易

廬山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許堯佐

唐故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德安國寺上

座賜紫大達法師玄秘塔碑銘并序裴休

玄祕塔者大法師端甫靈骨之所歸也於戲爲丈夫者在家則張仁義禮樂輔天子以扶世導俗出家則運慈悲定慧佐如來以闡教利生捨此無以爲丈夫也昔此無以爲達道也和尙其出家之雄乎天水趙氏世爲秦人初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即出囊中舍利使吞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其頂曰必當大弘法教言訖而滅既成人高顙深目大頤方口長六尺五寸其音如鐘夫將欲荷如來之菩提鑿生靈之耳目固必有殊祥奇表歟始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爲沙彌十七正度爲比丘隸安國寺具威儀於西明寺照律師稟持犯於崇福寺昇律師傳唯識大義於安國寺素法師通涅槃大旨於福林寺峯法師復夢梵僧以舍利滿琉璃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自是經律論無敵於天下囊括川注逢原委會滔滔然莫能濟其畔岸矣夫將欲伐株杙於情田雨露於法種者固必有勇智宏辯歟無何謁文殊於清涼衆聖皆現演大經於太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

徵之一見大悅常出入禁中與儒道議論賜紫方袍歲時錫施異於他等復詔待皇太子於東朝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昆弟相與卧起恩禮特隆憲宗皇帝數幸其寺待之若賓友常承顧問注納偏厚而和尚符彩超邁詞理響捷迎合上旨皆契真乘雖造次應對未嘗不以闡揚爲務繇是天子益知佛爲大聖人其教有大不思議事當是時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吳幹蜀瀝蔡蕩鄆而天子端拱無事詔和尚率緇屬迎真骨於靈山開法場於祕殿爲人請福親奉香燈旣而刑不殘兵不黷赤子無愁聲蒼海無驚浪蓋參用真宗以毗大政之明效也夫將欲顯大不思議之道輔大有爲之君固必有冥符玄契歟掌內殿法儀錄左街僧事以標表淨衆者凡一十年講涅槃唯識經論位處當仁傳授宗主以開誘道俗者凡一百六十座運三密於瑜伽契無生於悉地日持諸部十餘萬遍指淨土爲息肩之地嚴金經爲報法之恩前後供施數十百萬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而方丈匡牀靜慮自得貴臣盛族

皆所依慕豪俠工賈莫不瞻嚮薦金寶以致誠仰端嚴而禮足日
有千數不可殫書而和尚即衆生以觀佛離四相以修善心下如
地坦無丘陵王公輿臺皆以誠接議者以爲成就常不輒行者唯
和尚而已夫將欲駕橫海之大航拯迷途於彼岸者固必有奇功
妙道歟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西向右臂而滅當暑而尊容若生
竟夕而異香猶鬱其年七月六日遷於長樂之南原遺命茶毗得
舍利三百餘粒方熾而神光月皎旣燼而靈骨珠圓賜謚大達塔
曰玄祕俗壽六十七僧臘四十八門弟子比丘比丘尼約千餘輩
或講論玄言或紀綱大寺修禪秉律分作人師五十其徒皆爲達
者於戲和尚果出家之雄乎不然何至德殊祥如此其盛也承襲
弟子義均自政正言等克荷先業虔守遺風大懼微猷有時埋沒
而今閣門使劉公法緣最深道契彌固亦以爲請願播清塵休嘗
遊其藩備其事隨善讚歎蓋無愧辭銘曰
賢劫千佛第四能仁哀我生靈出經破塵教網高張孰辯孰分有

大法師如從親聞經律論藏戒定慧學深淺同源先後相覺異宗
偏義執正孰駁有大法師爲作霜電趣真則滯涉俗則流象狂猿
輕鈎檻莫收坭制刀斷尚生瘡疣有大法師絕念而遊巨唐啓運
大雄垂教千載冥符三乘迭耀寵重恩顧顯闡讚導有大法師逢
時感召空門正闢法宇方開崢嶸棟梁一旦而摧水月鏡像無心
去來徒令後學瞻仰徘徊

大唐興善寺大廣智不空三藏碑銘

并序

嚴郢

和尚諱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故不書玄宗燭知至道
特見高仰迄肅宗代宗三朝皆爲灌頂國師以玄言德祥開右至
尊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表之及示疾不起又就卧內加開府
儀同三司蕭國公皆牢讓不允特賜法号曰大廣智三藏大曆九
年夏六月癸未滅度於京師大興善寺代宗爲之廢朝三日贈司
空追謚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茶毗之時詔遣中謁者齋祝文祖
祭申如在之敬睿詞深切嘉薦令芳禮冠羣倫舉無與比明年九

月詔以舍利起塔于舊居寺院和尚性聰朗博觀前佛法萬要指
緇門獨立邈盪盪其無雙稽夫真言字義之憲度灌頂升壇之軌
迹即時成佛之速應聲諸社之妙天麗且彌地普而深固非末學
所能詳也敢不槩見序其大歸昔金剛薩埵親於毗盧遮那佛前
受瑜伽最上乘義後數百歲傳於龍猛菩薩龍猛又數百歲傳於
龍智阿闍梨龍智傳金剛智阿闍梨金剛智東來傳於和尚和尚
又西遊天竺師子等國詣龍智阿闍梨揚擢十八會法法化相承
自毗盧遮那如來至於和尚凡六葉矣每齋戒留中導迎善氣登
禮皆荅福應較然温樹不言莫可記已西域隘巷狂象奔突以慈
眼視之不旋踵而象伏不起南海半渡天吳鼓駭以定力對之未
移晷而海靜無浪其生也母氏有毫光照燭之瑞其歿也精舍有
池水竭涸之異凡僧夏五十享年七十自成年至于晚暮常飾供
具坐道場浴蘭焚香入佛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暑未曾須臾有
傾欹懈倦之色過人絕遠乃如是者後學升堂誦說有法者非一

而沙門惠朗受次補之記得傳燈之旨繼明佛日紹六爲七至矣
哉於戲法子永懷梁木將絕本行託余勒崇昔承微言今見几杖
光容眇漠壇宇清愴纂書昭銘小子何讓銘曰
嗚呼大士起我三宗道爲帝師秩爲儀同昔在廣成軒后順風歲
逾三千復有蕭公瑜伽上乘真語密契六葉授受傳燈相繼述者
牒之爛然有第陸伏狂象水息天吳慈心制暴慧力降愚寂然感
通其可測乎兩楹夢奠雙樹變色司空寵終辯正旌德天使祖祭
宸衷悽惻詔起寶塔舊庭之隅下藏舍利上飾浮屠跡殊生滅法
離有無刊石爲偈傳之大都

澧州藥山故惟儼大師碑銘并序 唐伸

上嗣位明年澧陽郡藥山釋氏大師以十二月六日終於修心之
所後八歲門人持先師之行西來京師告于崇敬寺大德求所以
發揮先師之耿光垂於不朽崇敬寺大德於余爲從母兄也嘗參
徑山得其心要自興善寬敬示滅之後四方從道之人將厝疑傳

文卷之三
妙罔不詣崇敬者嘗謂仲曰吾道之明於藥山猶爾教之闡于洙泗智炬雖滅法雷猶響豈可使明德不照至行湮沒矣惟大師生南康信豐縣自爲兒童時未嘗處羣子戲弄之中往往獨坐如思如念年十七即南度大庾抵潮之西山得惠照禪師乃落髮服緇執禮以事大曆八年受具於衡嶽希琛律師釋禮矩儀動如宿習一朝乃言曰大丈夫當離法自靜焉能屑屑事細行於衣巾邪是時南嶽有遷江西有寂中嶽有洪皆悟心契乃知大圭之質豈俟磨礱照乘之珍難晦符彩自是寂以大乘法聞四方學徒至於指心傳要衆所不能達者師必默識懸解不違如愚居寂之室垂二十年寂曰爾之所得可謂浹於心術布於四體欲益而無所益欲知而無所知渾然天和合於大無吾無有以教矣佛法以開示羣盲爲大功德滅衆惡爲大德爾當以功德普濟迷途宜作梯航無久滯此由是陟羅浮涉清涼歷三峽遊九江貞元初因憩藥山喟然歎曰吾生寄世若萍蓬耳又何效其飄轉邪旣披榛結菴纒庇

跌座鄉人知者因齎携飲饌奔走而往師曰吾無德於人吾何以勞人乎哉並謝而不受鄉人跪曰願聞日費之具曰米一升足矣自是常以山蔬數本佐食一食訖就座轉法華華嚴涅槃經晝夜若一始終如是者殆三十年矣游方求益之徒知教之在此後數歲而僧徒葺居禪室接棟鱗差其衆不可勝數至於沃煩正覆導源成流有以見寂公先知之明矣忽一旦謂其徒曰乘郵而行及暮而息未有夕行而不息者吾至所詣矣吾將有以息矣靈源自清混之者相能滅諸相是無二色窮本絕外爾其悉之語畢隱几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夏後二十日入室弟子冲虛等遷座建塔于禪居之東遵本教也始師常以大練布爲衣以竹器爲躡自薙其髮自具其食雖門人百數童侍甚廣未嘗易其力珍羞百品鮮果駢羅未嘗易其食冬裘重煖暑服輕踈未嘗易其衣華室淨深香榻嚴潔未嘗易其處麋鹿環繞猛獸伏前未嘗易其觀貴賤迭來頂謁牀下未嘗易其禮非夫聲萬有契真空離攀緣於病

本性清淨乎物表焉能遺形骸忘嗜慾又而如一者邪其他碩臣重官歸依修禮於師之道未有及其門闥者故不列之於篇銘曰一物在中觸境而搖我示其元不境不跳西方聖人實言道要道要既得何言惟妙我源自濟我真自靈大包萬有細出無形曹溪所傳徒藏於密身世俱空曾何有物自見曰明是為至精出沒在我誰曰死生刻之琬琰立此巖岫作碑者伸期於不朽

衡州般若寺觀音大師碑銘并序

張正甫

天寶二載觀音大師終于衡嶽山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八元和十八年故大弟子道一之門人曰惟寬懷暉感塵劫遽遷塔樹已拱懼絕故老之口將貽後學之憂丕若貽謀思揚祖德乃列景行託於廢文彊名無跡以慰乎罔極之恩曰自騰蘭之演教于中土也殆將千歲達磨傳心至六葉也分為二宗不階初入頓入佛惠曹溪教旨於是乎傳弘而信之觀音其人也大師諱懷讓京兆杜氏其先因家安康即為郡人髫年駿發聰悟絕衆羣言所涉一覽

無遺居常而未或好弄在醜而不可褻近嘗嘿觀止水因而顧影形儀顛若宛在鏡中三反厥像如初沛焉而心乎獨得還步未輟聞於空中曰佛法津梁俟子而大既應付囑爾盍勉之乃深割愛緣亟從剝落以荆土律藏之微密也大士智京在焉攝衣從之既進而儀法峻整冠於等輩以嵩嶽龍之泉海也長安長老在焉稽首咨之既授記而身心自在超出塵垢厭離文字思會宗元周法界以冥搜指曹溪而遐舉能大師方弘法施學者如歸涉其藩閫者十一二焉躋其室堂者又十一焉師以後學弱齡分於末席虛中而若無所受善閉而惟恐有聞能公異焉置之座右會一音吹萬有衍方寸彌大千同焉而支暢異焉而昭合同授祕印目為宗師乃陟武當窮樓十霜竭來衡嶽終焉是託惟般若聖槩有觀音道場宴居斯宇因以為號或微言析理辯士順風而杜其口或杖屨將撰山靈借留而現於夢遠自梁益近從荆吳雲趨景附風動川至靈山勝會今古一時至矣哉未始聞也一公見性同德弘教

鐘陵鬱爲名家再揚木鐸而施及寬暉繼傳心燈共鎮國土乃追
琢琬琰揭于故山揚其耿光以示來劫其受法弟子亦序列于左
式明我教之有開焉銘曰

不疾而速平平南宗窮行其教嶽嶽讓公秀發之英激于童齒出
塵之像光於止水乃趨律會儀範孔脩乃探密藏先覺同求曹溪
實歸般若觀妙體是宗極湛乎反照一從委順六紀於茲教跡未
衰靈峯歸而一公丕承峻其廊廡寬暉繼起重規疊矩乃掃塵塔
乃植豐碑率是教者茲焉有歸

越州開元寺律和尚塔碑銘并序 梁肅

釋氏先律師諱曇一字曇胤報年八十僧夏六十一以大曆六年
十二月七日滅度于越州開元寺遷座起塔于秦望山之陽制縑
會葬者以千百數大師本南陽張氏曾祖隋太常恒始家會稽之
山陰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幼學五經因探禹穴至雲門寺遂
依沙門諒公出家景龍中制度尋受具戒天縱辯慧益之以軌儀

翕然已爲人望矣開元初西遊長安觀音亮律師見而竒之授以
毗尼之學又依崇聖寺檀子法師學俱舍唯識從即度沙門善無
畏受菩薩戒探道觀奧出類拔萃朞月之間名動京師大師崖岸
峻峙機神坦邁體識詳雅應用虛明得三藏之隱蹟究諸宗之源
底加以素解玄儒旁摠曆緯長老聞風而悅服公卿下榻以賓禮
由是與少保充國陸公象先賀賓客知章李北海邕徐中書安貞
褚諫議庭誨及涇縣令萬齊融爲儒釋之遊莫逆之友其導世皆
先之以文行弘之以戒定入蘭室而馨香自發臨水鏡而毫髮必
鑒不知其所由然矣開元二十六年復歸會稽謂人曰三世佛法
戒爲根本本之不修道遠乎哉故設教以尸羅爲主取鄴郡律疏
合終南事鈔括其異同詳發正義學徒賴焉大凡北際河朔南越
荆閩四分之宗自我而盛烈炬之破昏黑羣流之赴淵澤適來之
時行化也如彼有爲而生乘化而息草木潛潤慈雲無心適去之
時處順也如此人世遷轉道存運在瞻望不見寂寥空山哀哉銘

曰
越水漫漫崇山廻合大師化滅式建靈塔緬慕上士誕修淨法有
威有儀不穿不雜德溥化洽雲從海納勒銘垂後千萬億劫

衡山大明寺律和尚塔碑銘并序

柳宗元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惠去之則喪是以離禮於
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惠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唯大
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聞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
始爲浮菑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爲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
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
爲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
世家潭州爲大族有勳烈爵位今不言大浮菑也凡浮菑之道衰
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洎品以究戒律而大法
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奧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
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

僧二十一人師爲之首乾元三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講律
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爲物軌
執中區奉杖屨爲侍者數百翦毛髮被教戒爲學者數萬得衆若
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灑灑焉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
趾下碑在塔東詞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惠不
窮經教爲法出世化人無量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遍
大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裔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并序

白居易

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如建中契宗一至柔誓
諸智則智明雲皐太易等凡二十輩與白黑衆千餘人俱實持故
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通贖錢十萬來詣潯陽請司馬白居易作
先師碑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墳成復來請會有病不果十

三年冬作石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既而僧反山衆反聚落錢反寺
府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詞云我聞竺乾古先生出世法法
要有三曰戒定惠戒生定定生惠惠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
為用若次第言則定為惠因戒為定根根植則苗茂因樹則果滿
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揠苗也雖佛以一切種智攝三
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蜜化四生不能捨律律之用可思量
不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
得之南山滅有景雲大師得之師諱上弘姓饒氏曾祖君雅祖公
悅父知恭臨川南城人童而有知故生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
氏剃落壯而有立故生二十五歲立菩提願從南岳大圓大師具
戒樂其所由生故大曆中不去父母之邦請隸于本州景雲寺修
道德應無所住故貞元初離我所徙居洪州龍興寺說法親近善
知識故與匡山法真天台靈裕荆門法裔暨興果神湊建昌惠進
等五長老交遊佛法屬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顏太師真卿暨本

道廉使楊君憑韋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而從
善遠罪者無其數隨順化緣故坐甘露壇而誓衆主盟者二十年
荷擔大事故前後登方等施尸羅者十有八會救拔羣生故娑婆
男女由我得度者萬五千五百七十二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
十月己亥遷化于東林精舍示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全于南岡
石墳住世七十七歲安居六十五夏自生至滅隨跡示教行止語
默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反諸已也厚故門人鄉人報如不
及繇是藝松成林琢石為塔塔有碑碑有銘銘曰
佛滅度後蘆蔔香衰醍醐味醜誰反是香誰復是味景雲大師景
雲之生一匡苾芻中興毗尼景雲之滅衆將安仰法將疇依昔景
雲來行道者隨踐跡者歸今景雲去升堂者思入室者悲鑪峯之
西虎溪之南石塔巍巍有紀事者以真實詞書于塔碑

廬山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銘并序 許堯佐

大師諱熙怡姓曹氏桂陽人也舊勳前烈垂休積慶史氏詳之矣

夫真如不遠其要在乎無垢妙理不深其要在乎見性本於真實
暢於虛空俾聆芳咀潤孜孜請益則大師之教也大師體識深靜
風度端敏受具戒於南嶽修律儀於東林常跌坐一室而四方學
者差肩繼踵發此柔軟納其歸依嘉言玉振微文冰釋故崇德雅
美臨壇持法垂五十年嘗以至德初隸東林寺居舍利塔院數逾
二紀而信心長者懷甘奉贄紛然並進監厨守藏不遑祇受既而
悉歸精舍頒於衆僧大師率門人布衣糲食而已故推已以見相
因相而歸空搜閱精微鑽研旨要常苦背悶而針石不能及也故
中夜累歎有神人撫背殊形駭物斯須乃去自茲窮討經論切磋
心要加以律儀端靜受持勤至感通之應固難盡書至於山鹿歸
仁林鳥效社大師之室不足駭也大曆五年躋五老峯望彭蠡臨
瀑布乃構凌雲精室爲經行之地旁引泉竇以滌塵垢近躡松壑
以求清涼丹崖雲岫勢若屏牖然趨風望景攀危輦重翼如而至
者難以數計積十餘年乃止大林精廬杖屨衣巾屏居一室行住

坐卧無非道場乃淬法刃燃惠炬俾夫恂恂圍繞者割其縛導其
迷洗然而自得也貞元中歸東林戒壇院以爲吾道已成吾教已
行十二年丙子歲秋七月二十七日召門弟子曰吾隨化還須臾
寂滅僧臘五十報齡七十一州間赴弔道路街悲宗師既没法教
疇依蓮沼蕪涸禪林凋折以其年八月十四日遷座于香谷原從
人欲也大師精貫六藝旁達百氏嘗與故太師魯國公顏真卿故
丞相天水趙公憬故鄭滑節度兼御史大夫范陽盧公羣今吏部
侍郎弘農楊公於陵爲參禪之侶幽鍵洞發玄言兩得門人法粲
道鏡道寧道深道琛道建利等並三明繼軌四禪紹迹緣起皆
泯空有兩詮卜商傳闕里之教龍樹演迦維之法其旨一也咸以
夙承甘露願勒貞珉銘曰
演暢微妙經行道揚昭昭大師啓迪無方孰云虛空不可思量載
滌綠念求清水地異物幽替靈鳥效瑞景行如存追思不墜白月
在水澄虛則明至人臨池無垢則清信而不渝沖而不盈宛彼堂

庶空留法象門人紹德禪燈繼相式播芳塵以慰瞻仰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二

卷六十二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三

碑十五 摠七首

釋三碑陰銘記附

舒州山谷寺三祖鏡智禪師碑 獨孤及

三祖大師碑陰記 張彥遠 六祖能禪師碑 王維

曹溪第六祖大鑿禪師第二碑 劉禹錫 佛衣銘

潭州太瀉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 鄭愚

蘄州龍興寺故法現大師碑 李適之

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三祖鏡智禪師碑銘 并序

獨孤及

吳興姚

鉉

纂

按前志禪師號僧璨不知何許人出見於周隋間傳教於惠可大師樞衣鄴中得道於司空山謂身相非真故示有瘡疾謂法無我師故居不擇地以衆生病為病故所至必說法度人以一相不在

文粹卷六十三

一

本

內外中間故必言不以文字其教大略以寂照妙用攝羣品流注
生滅觀四維上下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乃至心離名字身等空
界法同夢幻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禪師率是道也上膺付囑
下拯昏疑大雲垂蔭國土皆化謂南方教所未至我是以有羅浮
之行其來不來也其去無去也既而以袈裟與法俱付悟者道存
形謝遺骨此山今二百歲矣皇帝即位後五年歲次庚戌某剖符
是州登禪師遺居周覽陳跡明徵故事其茶毗起塔之制實天寶
景戌中別駕前河南少尹趙郡李公常經始之碑版之文隋內史
侍郎河東薛公道衡唐相國刑部尚書贈太尉河南房公瑄繼論
譔之而尊道之典易名之禮則朝廷方以多故而未遑也長老比
丘釋湛然誦經於靈塔之下與澗松俱老痛先師名氏未經邦國
焉與禪衆寺大律師釋澄俊同寅叶恭亟以為請會是歲嵩丘大
比丘釋惠融至自廣陵勝業寺大比丘釋開悟至自廬江俱纂我
禪師後七葉之遺訓日相與歎塔之不命號之不崇懼象法之本

根墜于地也願申無邊衆生之弘誓以杼罔極揚州牧御史大夫
張公延賞以狀聞於是七年夏四月上霈然降興廢繼絕之詔冊
謚禪師曰鏡智塔曰覺寂以大德僧七人灑掃供養天書錫命暉
煥崖谷衆庶踴躍謂大乘中興是曰大比丘衆議立石于塔東南
隅紀心法興廢之所以然某以謂初中國之有佛教自漢孝明始
也歷魏晉宋齊及梁武言第一義諦者不過布施持戒天下惑於
報應而人未知禪世與道交相喪至菩提達摩大師始示人以諸
佛心要人疑而未思惠可大師傳而持之人思而未脩迨禪師三
葉其風寢廣真如法味日漸月漬萬木之根莖枝葉悉沐我雨然
後空王之密藏二祖之微言始行於世間浹於人心當時聞道於
禪師者其淺者知有為法無非妄想深者見佛性於言下如燈之
照物朝為凡夫夕為聖賢雙峯大師道信其人也其後信公以教
傳弘忍忍傳惠能神秀秀公傳晉寂寂公之門徒萬人升堂者六
十有三得自在惠者一曰弘正正公之廊廡龍象又倍焉或化嵩

洛或之荆吳自是心教之被於世也與六籍侔盛鳴戲微禪師吾
其二乘矣後代何述焉庸詎知禪師之下生不為諸佛故現比丘
身以救濁劫乎亦猶堯舜既往周公制禮仲尼述之游夏弘之使
高堂后蒼徐孟戴慶之徒可得而祖焉天以聖賢所振為木鐸其
揆一也諸公以為司馬子長立夫子世家謝臨川撰惠遠法師碑
銘今將令千載之後知先師之全身禪門之權輿王命之追崇在
此山也則揚其風紀其時宜在法流其嘗味禪師之道也久故不
讓其銘曰

人之靜性與生偕植知誘於外染為妄識如浪斯鼓與風動息淫
駭貪怒為刃為賊生死有涯緣起無極如來憫之為闢度門即妄
了真以證覺源啓迪心印貽我後昆間生禪師俾以教導二十八
世迭付微言自摩訶迦葉以佛所付心法遞相傳至師子比丘世
也如如禪師膺期弘宣世溷法滅獨與道全周武帝下令滅佛法禪
空山十童蒙來求我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乃圓性身本空我為

說焉如如禪師道既棄世將二十紀朝經乃屆皇明昭育億兆膜
拜凡今後學入佛境界於取非取誰縛誰解初禪師謂信公曰誰
縛誰解誰知見遂頂禮請益是不見解者然則何求信公於是言下
有千歲此法無壞

三祖大師碑陰記

張彥遠

大曆初彥遠曾祖魏國公留守東都兼河南尹洛陽當孽火之後
寺塔皆為丘墟迎致嵩山沙門澄沼修建大聖善寺沼行為禪宗
德為帝師化滅詔謚大誓即東山第十祖也洎鎮於蜀皆有崇飾
在淮南奏三祖大師謚號與塔額刺史獨孤君為之碑張從申書
字夫稟儒道以理身理人奉釋氏以修心修性其揆一也會昌天
子滅佛法塔與碑皆毀像雖毀而法不能滅是法也不在乎塔不
在乎碑大中初塔復置而碑未立咸通二年八月遂與沙門重議
刊建舒州刺史河東張彥遠書于碑之陰

六祖能禪師碑銘并序

王維

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乘化用常在
百法而無得周萬物而不殆鼓棧海師不知菩提之行散花天女
能變聲聞之身則知法本不生因心起見見無可取法則常如世
之至人有證於此得無漏不盡漏度有爲非無爲者其惟我曹溪
禪師乎禪師俗姓盧氏某郡某縣人也名是虛假不生族姓之家
法無中邊不居華夏之地善習表於兒戲利根發於童心不私其
身臭味於耕桑之侶苟適其道羶行於蠻貊之鄉年若干事黃梅
忍大師願竭其力即安於井曰素剗其心獲悟於穉穉每大師登
座學衆盈庭中有三乘之根共聽一音之法禪師默然受教曾不
起予退省其私迥超無我其有猶懷渴鹿之想尚求飛鳥之跡香
飯未消弊衣仍覆皆曰升堂入室測海窺天謂得黃帝之珠堪授
法王之印大師心知獨得謙而不鳴天何言哉聖與仁豈敢子曰
賜也吾與汝不如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謂之曰物忌獨賢人
惡出已予且死矣汝其行乎禪師遂懷寶迷邦銷聲異域衆生爲

淨土雜居止於編人世事是度門混農商於勞侶如此積十六載
南海有印宗法師講涅槃經禪師聽於座下因問大義質以真乘
既不能酬翻從請益乃歎曰化身菩薩在此色身肉眼凡夫願開
惠眼遂領徒屬盡詣禪居奉爲挂衣親自削髮於是大興法雨普
灑客塵乃教人以忍曰忍者無生方得無我始於成初發心以爲
教首至於定無所入惠無所依大身過於十方本覺超於三世根
塵不滅非色滅空行願無成即凡成聖舉足下足長在道場是心
是情同歸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窮子無疑直開寶藏其有不
植德本難入頓門妄繫空花之狂曾非惠日之咎常歎曰七寶布
施等恒河沙億劫修行盡大地墨不如無爲之運無礙之慈弘濟
四生大庇三有既而道德遍覆名聲普聞泉館再服之人去聖歷
劫塗身穿耳之國航海窮年皆願拭目於龍象之姿忘身於鯨鯢
之口駢立於戶外跌坐於牀前林是旃檀更無雜樹華惟薔蔔不
嗅餘香皆以實歸多離妄執九重延想萬里馳誠思布髮以奉迎

願又手而作禮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勅書勸諭徵赴京城禪師
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竟不奉詔遂
送百袖袈裟及錢帛等供養天王厚禮獻玉衣於幻人女后宿因
施金錢於化佛尚德貴物異代同符至其載月日忽謂門人曰吾
將行矣俄而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而敷坐沐浴畢而更衣
彈指不留水流燈焰全身未謝薪盡火滅山崩川竭鳥哭猿啼諸
人唱言人無眼目列郡慟哭世且空虛某月日遷神於曹溪安坐
於其所擇吉祥之地不待青鳥變功德之林皆成白鶴嗚呼大師
至性淳一天姿貞素百福成相衆妙會心經行宴息皆在正受談
笑語言曾無戲論故能五天重跡百越稽首修蛇雄虺毒螫之氣
銷跳爰彎弓精悍之風變畋漁悉罷蠱醜知非多絕羶腥效桑門
之食悉棄罟網藪稻田之衣求惟浮圖之法實助皇王之化弟子
曰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廣量出於凡心利智踰於宿學
雖末後供樂取上乘先師所明有類獻珠之願世人未識猶多抱

王之悲謂余知道以頌見託渴曰

五蘊本空六塵非有終生倒計不知正受蓮花承足楊枝生肘苟
離身心孰爲休咎至人達觀與佛齊功無心捨有何處依空不著
三界徒勞八風以茲利智遂與宗通駭彼偏方不聞正法俯同惡
類將興善業教忍斷嗔修慈捨獵世界一華祖宗六葉大開寶藏
明示衣珠本源常在妄轍遂殊過動不動離俱不俱吾道如是道
豈在吾道遍四生常依六趣有漏聖智無義章句六十二種一百
八喻悉無所得應如是住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鑿禪師第二碑并序 劉禹錫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謚曰大鑿實廣
州牧馬摠以疏聞繇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
一字之褒華夷也懷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具謹始以垂後遂
咨于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爲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
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惟如來滅後中五百歲

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習爽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鑒如晉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真宗者所謂頓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爲真印至大鑒置而不傳豈以是爲筌蹄邪芻狗邪將人之莫已若而不若置之邪吾不得而知也按大鑒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歿既歿百有六年謚始自蘄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師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詔第以言爲貢上敬行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豔南裔降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差其瘖聾詔不能致許爲法雄去佛日遠羣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于有留衣空堂得者

天授

佛衣銘 并序

吾旣爲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辯六祖置衣不傳之旨作佛衣銘曰

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尼父之生土無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達磨救世來爲醫王以言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復關民不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佛得衣爲貴壞色之衣道不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爲寶六祖未彰其出也微既還狼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衆生曷歸是開便門非止傳衣初心有終傳豈無已物必歸盡衣胡父恃先終知終用乃不窮我道無阿衣於何有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潭州大瀉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銘 并序

鄭愚

天下之言道術者多矣各用所宗爲是而五常教化人事之外於性命精神之際史氏以爲道家之言故老嚴之類是也其書具存

然至於邊情累外生死出於有無之間昭然獨得言象不可以擬
議勝妙不可以意況則浮屠氏之言禪者庶幾乎盡也有口無所
用其辯巧曆無所用其數愈得者愈失愈是者愈非我則我矣不
知我者誰氏知則知矣不知知者何以無其無不能盡空其空不
能了是者無所不是得者無所不得山林不必寂城市不必諠無
春夏秋冬四時之行無得失是非去來之蹟非盡無也宜於順也
遇所即而安故不介於時當其處無必故不踣於物其大旨如此
其徒雖千百得者無一二近代言之者必有宗宗必有師師必有
傳然非聰明瑰宏傑達之器不能得其傳當其傳是皆時之鴻龐
偉絕之度也今長沙郡西北有山名大瀉蟠林穹谷不知其變幾
千百里為罷豹虎兕之封虺蜮蚌鱗之宅雖夷人射獵虞途樵叟
不敢從也師始僧號靈祐福州人笠首屨足背閩來游菴於翳蒼
非食時不出栖栖風雨默坐而已恬然晝夕物不能害非夫外生
死忘憂患冥順天和者孰能與於是哉昔孔門殆庶之士以簞瓢

樂陋巷夫子由稱詠之不足言人不堪其憂以其有生之厚也且
生死於人得喪之大者也既無得於生必無得於死既無得於得
必無得於失故於其間得失是非所不容措委化而已其為道術
天下之能事畢矣皆涉語是非之端辨之益惑無補於學者今不
論也師既以茲為事其徒稍稍知其徒從之則與之結構廬室與
之代去陰黑以至於干有餘人自為飲食綱紀而於師言無所是
非其有問者隨語而答不强所不能也數十年言佛者天下以為
稱首武宗毀寺逐僧遂空其所師遽裹首為民惟恐出虫虫之輩
有識者益貴重之矣後湖南觀察使故相國裴公休酷好佛事值
宣宗釋武宗之禁固請迎而出之乘之以已輿親為其徒列又議
重削其須髮師始不欲戲其徒曰尔以須髮為佛邪其徒愈強之
不得已又笑而從之復到其所居為同慶寺而歸之諸徒復來其
事如初師皆幻視無所為意忽一二日笑報其徒示若有疾以大
中七年正月九日終於同慶精廬年八十三僧臘五十五即窆於

大瀉之南阜其徒言將終之日水泉旱竭禽鳥號鳴草樹皆白雖有其事語且不經又非師所得之意故不書師始聞法於江西百丈懷海禪師謚曰大智其傳付宗系僧諫甚明此不復出師亡後十一年徒有以師之道上聞始詔加謚號及墳塔以盛其死豈達者所為邪噫人生萬類之最靈者而以神精為本自童孺至老白首始於飲食斬於功名利養是非嫉妬得失憂喜晝夜纏縛又其念慮未嘗時餉歷息煎熬形器起如冤讎行坐則思想偃卧則竄夢以耽沈之利欲役老朽之筋骸食飯既耗齒髮已弊由拔白餌藥以從其事外以夸人內以欺己曾不知息陰休影捐慮安神自求須臾之暇以至溘然而盡親交不啻行路利養悉歸他人愧負積於神明辱殆流於後嗣淫渝汗漫不能自止斯皆自心而發不可不制以道術道術之妙莫有及此佛經之說益以神性然其歸趣悉臻無有僧事千百不可梗槩各言宗教自號矛楯故褐衣髡首未必皆是若予者少抱幽憂之疾長多羈旅之役形凋氣乏嘗

不逮人行年五十已極遲暮既無妻子之戀思近田間之樂非敢強也恨不能也況洗心於是踰三十載適師之徒有審虔者以師之圖形自大瀉來知予學佛求為贊說觀其圖狀果前所謂鳴雁偉絕之度者也則報之曰師之形實無可贊心或可言心又無體自忘吾說審虔不信益欲贊之云云既與其贊則又曰吾從居大瀉者尚多感師之開悟者不一相與伐石欲碑師之道於精廬之前欲其文辭近吾師之側謂予又不得不為也予笑不應後十來予門益堅其說且思文字之空與碑之妄空妄既等則又何虞咸通六年歲在乙酉草創其事會予有疾明年二月始訖其銘又因其說以自警觸故其立意不專以褒大瀉之事云爾銘曰
湖之南湘之西山大瀉深無蹊虎已嘯猿又啼雨檝檝風淒淒高入雲不可梯雖欲去誰與摧彼上人忘其身一宴坐千餘旬去無踈來無親夷積阻構嶙峋棟宇成供養陳我不知徒自勤物之生孰無情識好惡知寵驚真物藏百慮呈隨婉轉任崢嶸雲糊天月

不明金在鑛火收螢我不知天地先無首尾功用全六度備萬行
圓常自隨在畔邊要即用長目前非艱難不幽玄哀世徒苦馳驅
真作佛何其愚筭海沙登迷廬眼喘喘心區區見得失繫榮枯弃
知覺求形模近似遠易復難但無事心即安少思慮簡悲歡淨蕩
蕩圓團團更無物不勞看聽他語被人謾生必死理之常榮必悴
非改張造衆罪欺心王作少福須天堂善惡報正身當自結裏無
人將心作惡口說空欺木石嚇盲聾牛阿房鬼五通專覷捕見西
東禁定住陽朦朧與作爲事不同最上乘有想基無結淨本無爲
人不見自心知動便是莫狐疑直下說沒文詞識此意見吾師

大唐蘄州龍興寺故法現大禪師碑銘 并序 李適之

古之聖人乘時迭用替神道立人倫所以爲理者也理之爲極故
受之以無爲昔之真久歸根去羨探有物入無窮所以爲久者也
久幾乎息故受之以實際於是大雄有作大覺無邊常樂常住不
生不滅鑒阿僧而示開闢傳法印而逾繩契映明月而小玄珠位

輪王而卑五帝去聖日遠多門互出名數芬絲言說滋蔓粵有紹
興法寶超詣真宗由密意而到清涼域秉圓照而入空寂舍無聞
無示非穿非鑿斷諸委曲直見本源其事業有如此者我大師其
人也禪師諱法現弋陽人本名法顯避中宗廟諱於是改焉即雙
峯忍禪師門人也俗姓宣氏出自周宣王盛於元魏代禪師儀表
端嚴眉宇森秀人相具足梵音清暢乘運而應數隨方而立表以
濟南浮之人以嗣東山之業初母在孕不喜葷辛及誕之後每以
沙上戲爲佛塔志學之歲遠方訪道年十有九爰就剝落始配住
福田寺其後以選更隸龍興寺焉後因捧盂上堂逢一神僧顏赤
如醉語師曰汝可名法顯因忽不見年滿受具遂以此名年二十
五次因寺事差往鄱陽所憩之家皆同舊識或云宿昔夢師之來
儀服死如所見設供養者皆蒙誘掖闔門盡里同發菩提心爾時
鄱陽大旱師爲授戒二千餘人事畢天晶無雲其夜雨雪盈尺隨
緣利物殊類齊感在舟則異鱗呈質使漁者收綸登陸則困鹿求

哀而獵者束矢所過古寺廢塔雖獨而止猛獸惡龍山精水魅毒氣生煙火衆魔成軍陣坦若虛舟莫能惱害至永淳歲有三婆羅門寄金銀珠寶於師復置牀簀而歸西域其後有賊劫房惟此諸寶獨在出入三載主乃東來各以還之封緘如故母氏遣師預修已墓寺前南嶺地爲吉祥掘皆巨石不可開動已經數日師意彌專忽有一人來詣掘所作禮既畢出一編書與師遂云爲師穿墓觀其用壯迨非人功信宿掘成不知所在開其留書乃菩提達磨之論也及築墳傳土每夕有猛獸躡跡如杵條然墓成經一十八年母何氏壽八十有六既耆而艾無疾而終師廬於墳所遂經二載形體臞瘠僅能識者每有人潛獻牛乳其味凝厚衆疑有異後加驗問莫知所從嘗置碗佛前乃成舍利旬日之後碗中有聲沃而滌之金光浮出連珠成貫色有似榴者其後漸多至百餘粒他州造塔者皆來請之分與而去夫其異應不可思議乃菩提之示現者矣大易云神道設教然則至人無迹至化無名萬緣盡空一

切不動此皆善靈扶護示相云爲因感而來無幽不兆咸莫知其所以豈我師之意乎徒觀遠衆響臻羣疑景附惟分請益波迴山積有迷有達或飢或渴禪師發以希聲之音現以隨緣之相如振風之過衆竅似膏雨而成百穀至有求明義學談說人天三論飲其辯才九部矜其理窟及乎對詢真蹟不覺神醉大巫捨棧靡旗廢講焚疏因而退密專至攝心有初地弟子左相兼兵部尚書李適之往以先君佐斬瞻言歸省因得禮尊儀於密座委弱質於專門持心苦體不捨晝夜尋邁私艱重集于蓼無怙何恃創鉅豐窮負土墳傍泣血廬次大師哀其劬頓假以梯航引於煨燼之區拔於冤毒之海其後皇圖復禹重構維城神龍之中璽書再降授朝請大夫旋追赴京輦禪師遂敷宰官之義強弟子以行雖間闕積年而誨誘無遠屬有東信至自蘄春方承八年諱問具說最後功德恨不親聞付囑是用觸緒悲涼復次使者言師以開元八年六月初於本寺精舍結跏趺坐積十三日不更飲食無復煩惱因禪

不解便入無餘春秋七十有八是日雲物變異香氣晦合池水自
黑林鳥皆悲座前白蓮枯卷堂後列栢凋瘁四部雷動三界靈泣
或絕于地或訐于天嗚呼慈父忍棄窮子一定已來全軀不壞髮
長膚軟紅爪丹脣經今二十年竟不敢遷閉近日薄加香漆四衆
供養如生故知不盡之明與劫代而相弊應見之相豈堅林之可
焚徒徵夢幻之言莫見去來之迹然則建之於常空有立之於不
皦昧難可以智知孰能以識識住持強固永爲宗極以適之心存
遺偈力荷慈緣髮髯鑷鑷依佛火傳摘其勿照之曜著以忘言之
筌敢申頌玄德以昭播人天其詞曰

皇矣能仁弘宣妙覺彼上人者是爲禪族繼體前聖傳燈後學舟
梁愛河掎拔情嶽肇允光相翻飛度門偈傳心極神授名尊霰零
嚴戒盜入重昏窮魚脫泉困獸還兇獨絕人代蒸在林野魔屬不
神善緣來假乳似麋獻編同圯下度無量人實無度者諸行圓滿
庶類知歸往虛來實遇病爲醫大雲澍雨惠日揚輝事復無事機

反於機我於往昔天方荐瘥彷徨推極荼毒謂何孰承最上密受
居多未究深海旋驚尺波變異潛感悲憂斷絕皆發大怖徧身見
血深入靜思義開形閉當知恒住敢告非滅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三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and a horizontal line.



